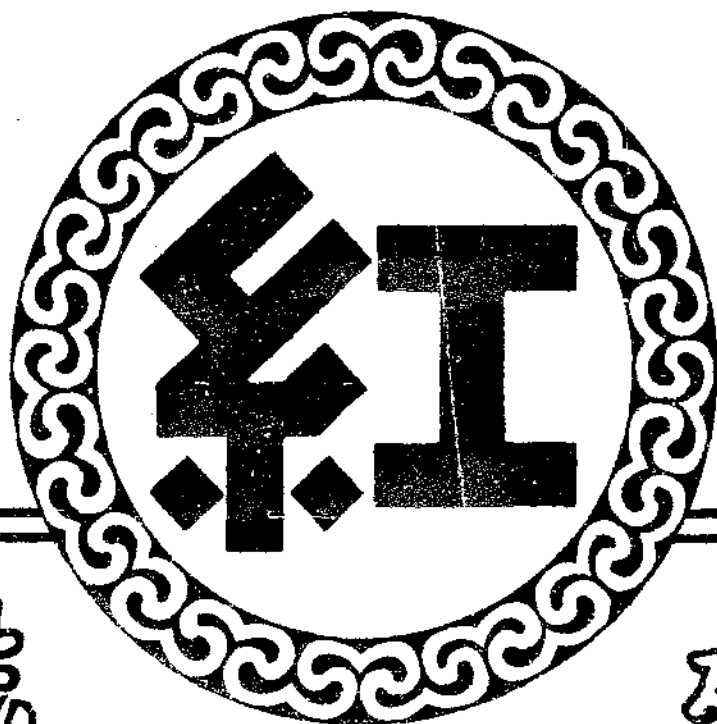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期六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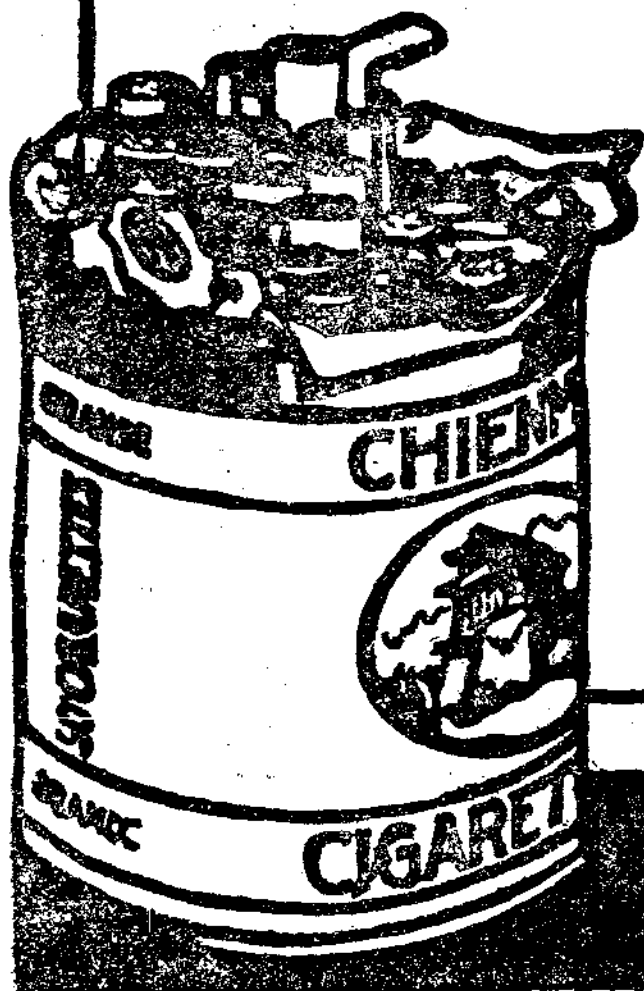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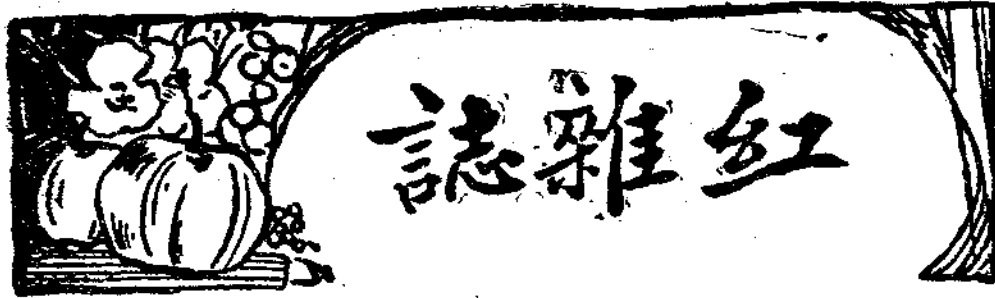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商英華駐
 司公烟美英華駐
 司公限有
 理總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第五十六期目次

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陰歷癸亥八月初四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戰勝之妻.....嚴獨鶴

秋蟲新開篇.....程瞻廬

文明國的滑稽賊.....徐卓呆

三個三朝.....海上漱石生

鳳仙花歌.....戚飯牛

文壇趣話補.....一笑

文人百趣.....黃轉陶

齋.....程瞻廬

蘇杭新山歌.....朱楓隱





目

次

秋日詠紅……………繆賊菌

嬌女……………趙赤羽

想入非非錄……………程瞻廬

姑蘇小志……………戚飯牛

餐風續錄……………胡寄塵

祭荷花先生文……………許舜屏

弔許指嚴先生……………施濟羣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四張)……………不肖生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筋關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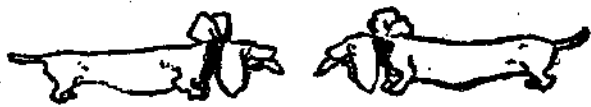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回 請此論莫測高深 證人事應知因果

二



605745

對於讀者的話



本期獨鶴所著『戰勝之妻』一篇是他最近得意之作。篇中情節極離奇詼詭之致。而其主旨則在激勵青年志氣。英雄兒女兼而有之。可作為愛國小說讀。亦可作為愛情小說讀。

海上漱石生的『三個三朝』程瞻廬的『嗇』描寫人生都極深刻。讀之別有意趣。趙亦羽的『嬌女』描寫小兒女為婚姻問題和父母撒嬌撒癡。確有此種神氣。一笑的『文壇趣話補』黃轉陶的『文人百趣』事妙筆妙。誠不愧一趣字。惟搶予『文壇趣話』之生意。未免可恨也。一笑。

何海鳴將軍。已有好幾期未登他的作品。下期有『害人精』一篇。敘述倡門情事。繪影繪形。窮極佳妙。特此預告。

小說家言。泰半出自虛構。本雜誌所刊各小說中。如有姓名事實與社會人氏偶合之處。幸弗疑為有意譏諷。特此聲明。

(濟羣)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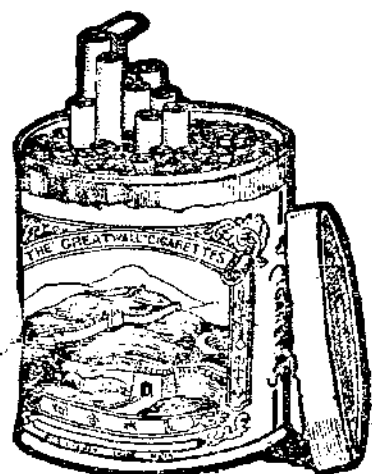


原來他們吸的也是大長城香烟，這道不絕口呢。

真好，真好，好比一切的好烟都要好。

這是大號長城牌香烟，你嘗過他的味兒怎麼樣？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公 司

鄙人曾患瘋溼之症呻吟纏綿二載有餘

大抵疾病之源由在乎血液不潔血薄如水血濁如油血濁則起
 疾頭痛腰酸背痛瘋癲筋系刺痛腎尻酸楚皮膚癩癬以及一切各症是也
 視血之清濁如何是以其血液初濁之際即當注意調治否則漸更甚醫治
 血潔淨有力為治病之急切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此功甚能醫治
 在浙江省有聲稱如何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由補血之奇功療治其疾
 血濁則起



謝聊報萬一耳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補血健腦之聖藥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
 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衛生常識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內容詳備如欲索取即需寄
 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因患瘋溼之症使漸覺手足縮不靈精神困憊胃口日劣
 華甫先生乃錦所起各症即如浙江烏鎮姚
 如血不潔無數之患使血液清強健有力
 症漸覺手足縮不靈精神困憊胃口日劣
 夜不安眠身縮不靈精神困憊胃口日劣
 言矣後經友人介紹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色補丸後意購及是丸專治是症無出其
 於爽快飲食日增後再服一瓶之後漸覺
 體爽快飲食日增後再服一瓶之後漸覺
 一且消除而且身體轉而肥碩至今非虛
 有餘人得此強健幸福之感此藥之功洵
 鄙人得此強健幸福之感此藥之功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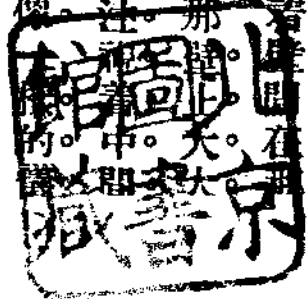


戰勝之妻

鶴·獨·嚴



李秀瑛獨自一人斜倚在一張沙發上。眼望着壁間在那裏呆呆的發怔。像有什麼重大的心事似的那。小小的掛了許多照片。但秀瑛的眼光却專注的兩張那兩張照片上。印着兩個少年的影像。容俊偉而且都穿着軍裝。並列在那裏。竟彷彿是弟兄一般。秀瑛呆着了一回。又暗自沈吟道。女子不能自由。是狠苦的事。但我如今已明明得着自由權了。却是遇着這種大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然而事情逼得緊了。無論如何總須有一個決斷。難道可以永遠是這麼兩方敷衍着這邊。撇不開那邊。捨不去。又成何事體呢。若說要趕緊下一個判斷。將一方割捨完全。答應了一方的要求。這固然是正當的辦法。但就兩方比較起來。究竟何去何從。自問心頭。



實在拿不定一個主見。這件事豈不越想越覺難以處置了。秀瑛想到這裏，正有些煩悶，忽然有個人走進房來，一見了他，便說道：「秀兒，你又默默的在此想些什麼。這樣好的天氣，何不到門外去望望野景，悶坐在屋子裏，又有甚意味呢？」秀瑛抬頭一看，見是他的母親，便道：「娘，我自有我的心事，娘那裏會知道？」母親笑道：「我做娘的，再不濟些，也不會連自己女兒的心事都猜不着。你近來心中時常發愁，無非爲的這兩個人說着，便用手指着壁間的相片，又問着秀瑛道：『是不是秀瑛？』祇低着頭不做聲，那粉頰上却不由的起了一重紅暈。他母親又歎道：『提起這件事，確是有些爲難。論他兩個人的才貌身分，可算得是一

般無二，其中更分不出是誰優誰劣，至於對待你的情意，又都十分真摯，也分不出是誰厚誰薄。我知道他們兩人都分別向你求過婚了，你無可奈何，祇含糊答應着，說須要再加考慮。我想做男子的向女子求婚，得着這種答覆，雖說沒有絕望，諒來是已經很不滿意了。其實你口說考慮，又何從考慮呢？既不能兩方都拒絕，又萬不能兩方都應允，更決不定可以拒絕那一個，應允那一個。照這樣子，你考慮了一百年，也沒有辦法，不說你要發愁，我也狠代你納悶哩。秀瑛聽他娘這番說話，道着了他的心事，便輕輕的歎了一聲，隔了半晌，又說道：「孩兒對於此事實拿不定一個主見，我看還是請母親替我作主罷。他母

親又笑道。你拿不定主見。我難道倒拿得定主見麼。我要有了定見。早已代你作主了。又何待你說呢。他母女二人正在這裏談心。忽聽得外面一陣門鈴響。接着便有個僕婦送進兩封信來。

秀瑛的母親先將那兩封信接了過來。瞧了瞧封面。便道。正說起他們就有信來了。每人一封。同時並到。不知道裏面又說些什麼哩。說着便將那兩封信遞給秀瑛。秀瑛先後拆開。將兩封信都看了。便道。這事越發逼得緊了。橫豎他們的信娘也可以看得當下。又將信授與他母親。他母親又從頭至尾。將兩封信都細看了一遍。便道。兩人的話竟是不約而同。也算得是天地間的巧事。但是爲你設想。豈不更爲難了。

到底應該如何對付呢。秀瑛聽了。祇不則聲。呆呆地想了一會。忽然眉頭一皺。立起身來說道。有了。有了。孩兒已想得一個妙法。這個難問題也竟可以解決了。他母親聽說他有了解決的方法。登時十分歡喜。忙道。到底是怎樣一個方法。好孩子快告訴我。秀瑛笑道。娘休要性急。這悶葫蘆且慢打破。大約不出三天。娘就可以知道。包管娘知道了以後也一定狠贊成我這個辦法哩。

三天後的晚上。李秀瑛家中開了一個小小的宴會。其實也算不得是宴會。祇是辦了幾樣狠精緻的肴饌。却是秀瑛自己烹調的。秀瑛家住。在鄉間野蔬村。釀更覺別有風味。座中除了他母女以外。祇請了兩

個客這兩個客便是他母女二人平日時常提起的那兩位少年一個姓何號子瑞一個姓方號韶嘉這兩個以前原是朋友如今在李秀瑛這裏却變成情敵了但他們雖是情敵依舊彼此互相敬重並沒有絲毫猜忌的心思也從沒有行使什麼傾軋的手段祇各人對於秀瑛供獻着一種真正的愛情大家都從正軌上走誰達到了目的就算誰佔了勝利眼前却還在踴躍爭先的時候兩人都離這目的狠近了又都差着一間畢竟錦標誰屬還說不定哩這天晚上兩人都是預先接到了秀瑛的信應約而來秀瑛的信是一樣兩封分寄與他們兩人的信上但說「來函誦悉有要事面談」此外並無別話他們起

初都祇道是秀瑛約的僅有自己一人估量着是要談判那重要問題了便各自懷着無窮的希望乘興而來誰知到得秀瑛家中兩人又偏偏不先不後同時相遇彼此見着免不得各顯着一種詫異的神氣却也不好直說出來秀瑛見了他們也祇隨口閑談並不說什麼話後來秀瑛請他們入席他們兩人有事在心也祇不言不語的飲了幾杯悶酒便是秀瑛的母親也猜不透女兒今天這番舉動有些什麼作用又不好問他祇暗暗的心頭納悶秀瑛這時倒覺得興致很好接連飲過幾杯忽然立起身來對着何方二人正色說道我今天奉請你們二位來此一來是知道你們將有遠行所以略借杯酒爲你們祖錢

二來却有一層很重要的意見要向二位發表……
何方二人聽他說有重要的意見要發表由不得要
注定了眼光射着他放長了耳朵聽着他……秀瑛
又侃侃的說道我今晚索性要將平日的情懷澈底
披露不能再有絲毫隱秘了你們兩位平日心中意
中祇有一個情人便是我李秀瑛但是我李秀瑛平
日心中意中却有兩個同等的情人一個是何子瑞
一個是方韶嘉這是無庸諱言的不過我們所講的
情確是一種高尚純潔的真愛情並沒雜着一些浮
薄的思想也並沒有一些違背道德的舉動這是不
但我自己可以相信便是你們兩位也可以相信又
不但你們兩位大概我母親也可以深信不疑爲我

們三人加一番剴切的證明的然而既講到高尙純
潔的愛情便祇應專一不許紛歧怎麼我又說我自
己確有兩個同等的情人呢這句話聽着似乎奇怪
其實自有個正當的理由祇因就你們二人對於我
的情誼而論就我對於你們二人這一番愛敬的心
理而論實在是無分軒輊便在天平上細稱起來也
分不出絲毫輕重所以你們向我提議求婚我不能
表示拒絕也不能表示承諾也祇因事在兩難不能
毅然下一個決斷前天忽然接着你們二人的來信
信是密封話卻一樣都說我國對敵國戰事十分緊
急你們所屬這一支軍隊不日就要調赴前敵身隸
軍籍奉令而行當然不容遲緩出戰以後勝負無定

歸期更不能預卜。所以要求我速訂婚約好讓出征的人定着心神向疆場上去効力。這自然是極正當的。說話但天壤間祇有一個李秀瑛焉能應兩方的要求。豈非逼得我愈加爲難了。可是經這樣一逼我倒生出一個計較來。如今卻有了解決的方法。不致於顯此失彼了。……秀瑛說到這裏倒害得那何方二人心頭突突的亂跳。他們這時候彷彿像科舉時代秀才望榜一般。不知是誰中式。誰落第。又像是法庭上原被兩造聽候判決一般。不知是誰勝訴。誰敗訴。心裏雖然着急。口中轉說不出一句話來。祇呆呆的望着秀瑛聽候他宣布。祇要秀瑛的櫻唇一動。他們畢生的命運就此決定了。……秀瑛卻並不注意。

他們的神情祇狠堅決的說道。我這個解決的方法。是狠特別的。我想你們二人論目前的職位。都不過是陸軍中校。並未掌握大權。但是此次出征。當然志在必勝。我的意思就想拿我這個人作爲你們的戰勝品。說着又笑道。我所謂戰勝品。可並不是願做俘虜。簡明說一句。就是我已定下一個主見。看你們二人這回出去誰的戰功立得大。我就嫁給誰。我這句話是狠鄭重的一言。既出以後。決無變更。好在今晚母親也在座。可以代我作一個保證。……秀瑛這樣一說。何方二人登時一齊鼓起掌來。說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辦法。我們便拚着這一身血汗爲國家爭榮譽。爲個人爭幸福。罷秀瑛見他二人並不遲疑。就

這。樣。樂。於。贊。成。心。下。頓。覺。十。分。高。興。便。連。秀。瑛。的。母。親。也。喜。孜孜。的。笑。道。你。們。的。婚。約。如。此。訂。法。真。是。又。奇。特。又。慷。慨。可。見。英。雄。兒。女。兼。而。有。之。了。

到。了。軍。隊。出。發。的。那。一。天。軍。站。上。面。擁。着。無。數。人。在。那。裏。送。行。其。中。也。有。許。多。是。那。些。軍。人。的。家。屬。父。母。妻。子。牽。衣。話。別。免。不。



得。都。有。些。惆。惆。可。憐。之。色。甚。至。還。有。掩。面。悲。啼。的。內。

中。惟。有。兩。個。少。年。軍。官。卻。與。眾。不。同。肩。着。槍。掛。着。刀。穿。着。軍。裝。於。赴。赴。勇。氣。之。中。似。乎。還。挾。着。一。團。喜。氣。原。來。他。們。心。目。中。已。把。這。戰。場。效。命。的。生。涯。看。作。情。場。爭。勝。的。機。會。就。不。由。得。要。興。高。百。倍。了。這。兩。個。少。

着大隊到了車站上祇見秀瑛母女已在那裏候着相送這個當兒因為時間匆促彼此也不及多叙什麼情話祇不過握手叮嚀了幾句就此分別臨別之際秀瑛從懷中拿出兩張最近所攝的照片來分給何方二人說你們遠道行軍我自恨身是女子不能在軍中和你們常相陪伴祇好將這照片作為代表你們帶在身邊天天見着照片也就和見着我的人一樣了說着不禁有些悽然欲涕轉是方韶嘉慨然說道我們得了你這種照片不但可以慰却從軍時相思之苦并且還好激勵自己的勇氣這是再好沒有的了何子瑞也道方兄說得極是我們祇望能破敵而歸使相逢在即此時又何必留戀呢他二人

說着便各將照片藏在身邊匆匆的隨衆登車去了何方兩人到了戰地以後都有信回來報告平安隔了幾時却就沒寄信了秀瑛猜着是軍務忙迫的緣故便祇得天天看報注意着前敵的消息一天早上報紙到了揭開一看祇見上面專紀戰事的一欄中加着一條大號字的標題道「前敵之大失利」秀瑛看了這一顆心便在腔子裏亂跳起來急忙看下面的新聞一面看一面那雙手不住的亂顫等到看完那報紙已落在地下秀瑛更忍不住掩面大哭他母親聽見吃了一驚忙趕進房來問他他也不言語祇用手將地上的報紙一指他母親心下已有幾分明白知道一定是何方二人有了什麼惡消息了趕

緊拾起報紙來一看原來那戰訊裏面狠明白的記着一條專電道「二師所屬軍官何子瑞於前夜率支隊前進中途遇伏全軍覆沒聞何已戰死事後在戰場檢得其軍帽軍衣並指揮刀一柄但遺骸未得現正在搜尋中」秀瑛的母親看到此處也不禁流下淚來勉強忍着傷感去勸秀瑛又那裏勸得住呢秀瑛自從得着子瑞的死耗之後迴念前情差不多終日以淚洗面說不盡心頭的悲痛但是他的悲痛不久也漸漸得了一種安慰却因前敵戰事日佔優勢海陸兩方接戰了幾次都狠爲得手結果竟是大獲全勝那方韶嘉在戰陣之中立了許多功績等到戰事結果論功行賞竟由中校破格擢升爲少將秀

瑛這時便又轉悲爲喜至於他的婚姻問題不用說是克踐前約和方韶嘉成就了有情眷屬結婚以後秀瑛對於韶嘉提出的第一種要求便是要和他二人同去祭那何子瑞的墓原來子瑞和韶嘉本來同鄉他的墳墓也就在近處不過子瑞的墳墓却祇算得是一個衣冠墓裏面虛無人也祇因他戰死以後亂軍之中斷脛折足焦頭爛額的屍骸不計其數雖經詳細檢查總認不出那一個是子瑞的遺尸於是從無可奈何中想出一個辦法來祇好將他所遺的軍帽軍衣和那一柄指揮刀用棺木盛起來葬在墓中算借此安慰他的英魂當下韶嘉和秀瑛新夫婦二人到得墳前放下花圈展拜了一回秀瑛又大哭

了。一場哭罷便對韶嘉說道我還記得出兵的那天我在車站上送行臨別之時他對我說道祇要破敵而歸便相逢在卽言猶在耳誰知如今敵人已破我和他却再無相見之日了說罷又淚下如雨韶嘉聽秀璞這樣說也想起從前彼此交好的情形如今自己與秀璞已成為美眷子瑞却戰死沙場更不知魂歸何所人生有幸有不幸真是毫無憑準像子瑞的結局如此怎不教人傷感當下也就灑淚不止祇可惜這樣空空的一個虛慕衣冠雖其魂魄無依總不能領略他夫婦倆這一番歡歡憑弔的誠意哩韶嘉立了戰功升了少將本想力求進取不料忽然得了一場大病爲庸醫所誤幾乎喪却性命後來雖

然慢慢地養好了却是身體陡然衰弱再也禁不起勞苦因此便祇得脫離軍籍另外致力於社會事業在不知道的人還祇當他娶了秀璞纔辭了軍役總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哩

※ ※ ※ ※ ※

大將軍吳復華得勝班師這個消息傳播以後便聞動全國在他率領全軍凱旋歸國的那一天埠頭上而聚着整千整萬的人一個個歡欣鼓舞手中都拿着歡迎的旗幟口中又唱着國歌和得勝歌真是說不盡的光華榮耀那歡迎的羣衆還不住口的議論着說這位吳將軍在十年以前從沒聽見人說起他怎麼在這十年之中却時時建立奇功竟由一個無

名。小。卒。而。成。爲。百。戰。百。勝。的。名。將。這。也。是。中。華。民。國。的。幸。運。纔。會。有。這。樣。的。英。雄。出。來。旋。乾。轉。坤。改。造。時。局。這。些。說。話。別。人。聽。了。也。不。過。隨。聲。附。和。內。中。有。一。個。人。却。感。動。了。自。己。的。身。世。慨。然。歎。道。男。兒。爲。國。出。力。自。然。應。當。如。此。像。我。十。年。前。一。戰。何。嘗。不。衝。鋒。陷。敵。意。氣。自。豪。祇。恨。這。一。場。病。誤。了。我。畢。生。的。事。業。到。如。今。竟。成。了。閑。退。之。身。像。這。位。吳。將。軍。在。我。從。軍。的。時。候。確。還。是。寂。寂。無。聞。大。約。祇。好。算。得。軍。界。中。的。一。個。後。輩。眼。前。居。然。立。此。大。功。相。形。之。下。真。令。人。又。是。愛。敬。又。自。覺。得。慚。愧。了。……這。人。到。底。是。誰。發。此。感。慨。原。來。並。非。別。人。便。是。那。方。韶。嘉。他。身。離。軍。位。轉。瞬。十。年。但。是。雄。心。未。已。這。回。聽。見。吳。將。軍。奏。凱。歸。來。知。

戰勝之妻

道。都。市。之。間。必。定。有。一。番。空。前。絕。後。的。盛。況。所。以。偕。着。他。妻。子。秀。瑛。同。來。參。預。這。歡。迎。大。會。……如。今。且。說。那。位。吳。將。軍。雄。冠。劍。佩。騎。着。一。匹。高。頭。駿。馬。率。領。着。全。部。軍。隊。從。歡。聲。雷。動。之。中。慢。慢。的。進。了。那。座。凱。旋。門。遠。遠。望。去。他。的。年。紀。似。乎。還。不。狠。大。却。是。容。顏。十。分。蒼。老。留。着。一。部。狠。長。狠。濃。的。黑。鬚。面。色。也。狠。黝。黑。這。當。然。是。久。經。戰。陣。飽。受。風。霜。的。緣。故。他。一。路。上。據。鞍。顧。盼。自。有。一。種。凜。凜。的。威。風。流。露。出。來。教。人。心。折。兩。旁。夾。道。立。着。的。人。沒。一。個。不。歡。喜。贊。嘆。祇。是。那。方。韶。嘉。在。這。時。候。望。見。了。這。位。吳。將。軍。的。容。貌。忽。然。心。頭。一。震。忙。迴。頭。望。着。他。妻。子。秀。瑛。秀。瑛。也。呆。呆。的。望。着。韶。嘉。一。句。話。都。不。說。但。看。他。意。中。却。也。像。受。了。

什麼特別感觸似的狠露着一種驚異的神態。吳將軍戰後敵人以後眼看着國家承平無事了，便不肯再貪戀權位立時功成身退解甲歸田。他是個拘獨身主義的人並無室家之累當下便一個人遨遊江海十分逍遙自在光陰迅速似這般閑散的生活也忽忽過了十多年這一年他正在海濱避暑却忽然生起病來了說起他這個病起因狠遠却依舊是當年在戰場上得來的他在戰爭的時節往往身先士卒冒着槍林彈雨拚命向前這其間所經過的危險也不計其數了有一次他在前敵督戰突然飛過一顆槍彈來躲避不及便中了肚腹後來由軍醫診治知道那槍彈已入了腸部受傷狠重好容易

用手術破了肚皮將槍子檢了出來又調理了好久纔算創痕平復但是從此就種下了病根每逢勞動過甚或是時令不佳腹中便隱隱作痛這回大約年紀大了又在暑天受了些外感便牽動舊疾發作得狠是利害幸而這海濱雖然僻靜却也有所狠大的醫院吳將軍便入院就醫但經院中醫士的診察都說他腸部有些發炎或者不免潰爛這病的來勢確是非輕哩。吳將軍入院之初熱度狠高人也有些昏昏沈沈的調治了幾天却略覺精神清爽腹部的痛楚也似乎減退了些他的性情是好動不好靜的覺得悶在屋中狠是煩熱便想教人扶着到外邊去散步一回醫

生和看護的人再三不許他却執意要出房來醫生
拘他不過便命人在房門外廊口放下一張藤椅祇
准他在那裏小坐片時吸受些新鮮空氣吳將軍無
可奈何便也答應了坐着吹了些海風又閒望了一
回外邊的風景覺得非常舒適坐了好久看護婦又
來催他回房說今天風勢頗大於病體狠不相宜他
點了點頭便慢慢地從椅上立起來剛一迴身猛然
見廊間壁上高高的掛着兩張大照片是一男一女
年紀都已老了吳將軍見了這兩張照片神經陡然
一震便重復坐下來指着照片問旁邊的看護婦道
這照上是誰看護婦道這是我們的院長和院長夫
人這所醫院原是私立的我們院長少年時節也是

個軍官祇因得了病打不得仗纔辭退了軍中的職
務後來年紀大了身體格外衰弱醫生說他這個病
體須住在近海的地方纔容易調養他於是携家到
此便在這裏開了一所醫院一者請着醫生便於自
己調治二者像這樣僻遠的地方人家求醫狠不容
易有了這所醫院也可以救濟旁人這醫院雖是私
立來就醫的人却並不收費院中經費由院長一力
擔任開辦到今也差不多有十幾年所費也狠不少
了據我們院長說照此辦法也算爲社會上略盡些
義務哩吳將軍聽了這番說話更像失驚似的問道
你們院長姓什麼叫什麼名字我在病中就這樣糊
裏糊塗的進了院還不知底細哩看護婦道院長姓

方他的號叫韶嘉院長夫人娘家姓李名秀瑛；話猶未畢吳將軍忽然怪笑了一聲頓時暈了過去嚇得那看護婦不知是什麼緣故連忙去請醫生來醫生細細的診察了一回說這是病中神經衰弱又受了重大的戟刺所以如此便忙着設法救治了好久吳將軍纔醒過來從這天起吳將軍的病勢便又轉重了終日祇昏昏的睡着神識不清病狀確已入於危險的境地院中醫生狠是着急忙趕到院長家中去報告恰巧院長也正在發病便對醫生道目前祇有盡你們的心力替他醫治此外再無別法我也是爲病所困艱於行動不然像吳將軍這樣有功國家的人物入了我的醫院我早該去問候他了醫生便

又把那天看護婦對他的談話告訴了他院長和院長夫人的名字他陡然暈去的情形說與院長院長聽着像觸動了什麼心事似的呆了半晌沒有說話那院長夫人李秀瑛使道院長既在病中不能前去還是讓我去看他一回罷院長點點頭道也好秀瑛到得院中那些看護婦知道了便去看那吳將軍見他還是似醒非醒的睡着看護婦姑且試對他說了一聲道吳將軍院長夫人親自來探望你了說也奇怪那吳將軍這幾天已是神智昏迷一聽了這句話却是精神陡震霍地從床上直坐起來問道院長夫人就是你們前天說的李秀瑛麼現在那裏快請過來看護婦倒被他嚇了一跳忙將他這副神情

去告知秀瑛。秀瑛這時心下覺得越發奇怪。忙進了吳將軍病室中。走近榻前。吳將軍見了秀瑛。睜大了眼睛。看了一會。猛然伸出一隻手來。將秀瑛的手緊緊握住。大聲說道。秀瑛。秀瑛。你還記得當年的何子瑞麼。秀瑛這時也將吳將軍仔細打量了一會。便失聲喊道。啊呀。你原來竟是子瑞說了這一句。便伏在吳將軍身上。哭起來了。吳將軍轉呵呵笑道。你快不要哭。我還要趕緊將以前的經過說與你聽哩。實對你說。了罷。你們從前都祇當我戰死了。其實我却是臨陣脫逃。後來我知道你已經和韶嘉結婚。我一想我自己已經了兩種失敗。戰場上失敗了。情場上也失敗了。這個恥辱實在不小。因此一發狠。便又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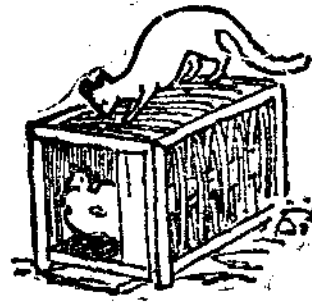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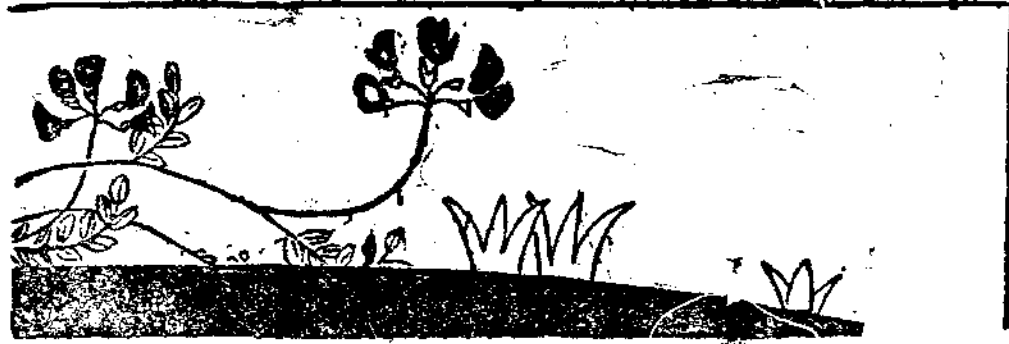
名姓。重去投軍。居然有志竟成。到底爲國家建了些功業。但是我昔年戰敗之恥。雖然已雪。至於情場失意。却是無可挽回。所以抱着獨身主義。立志不娶。浪游各處。故鄉也不去親友也不通問。子然一身。四海爲家。到如今已是幡然一老了。想不到在這個病危的當兒。還得你前來訣別。使我可以當面對你把話講明。我就死也無恨了。這時秀瑛已哭得成了個淚人兒。抽咽着說道。我在你率隊凱旋的時節。從人叢中望見你的容貌。原有些疑心。祇萬想不到一個何子瑞會忽然復活化身爲吳將軍。但是你怎麼許多年。竟不給一些消息與我。也未免太忍心了。吳將軍又歎道。你們已經成就了美滿姻眷。我便是一個

過。去。的。人。物。了。何。苦。再。來。擾。亂。
你。們。的。心。意。况。且。你。們。後。來。棄。
家。遠。徙。遵。海。而。居。我。也。得。不。着。
你。們。的。消。息。更。何。從。將。自。己。的。
消。息。來。告。知。你。們。呢。說。着。又。道。
我。還。有。一。件。終。身。珍。藏。着。的。東。
西。今。日。之。下。不。能。不。給。你。看。一。
看。說。着。便。雙。手。掙。扎。着。要。去。解。
那。衣。襟。秀。瑛。看。他。那。樣。子。似。乎。
狠。費。力。便。代。他。把。衣。襟。解。開。了。
露。出。胸。前。掛。着。小。小。的。一。個。金。
雞。心。盒。子。來。吳。將。軍。自。己。將。盒。



下

子。打。開。說。道。你。瞧。他。們。兩。人。
所。說。的。話。旁。邊。人。聽。着。都。莫。名。
其。妙。這。時。候。見。金。盒。打。開。却。都。
湊。近。前。去。一。看。祇。見。裏。面。藏。着。
一。個。妙。齡。女。郎。的。照。片。那。神。態。
非。常。秀。逸。分。明。認。得。出。就。是。眼。
前。這。位。院。長。夫。人。當。下。秀。瑛。
也。不。說。話。忙。湊。近。前。去。捧。着。吳。
將。軍。的。額。頭。和。他。接。了。一。個。吻。
吳。將。軍。笑。了。一。笑。那。身。子。便。慢。
慢。地。倒。下。去。兩。隻。眼。睛。也。就。閉。
上。了。但。是。臉。上。依。舊。露。着。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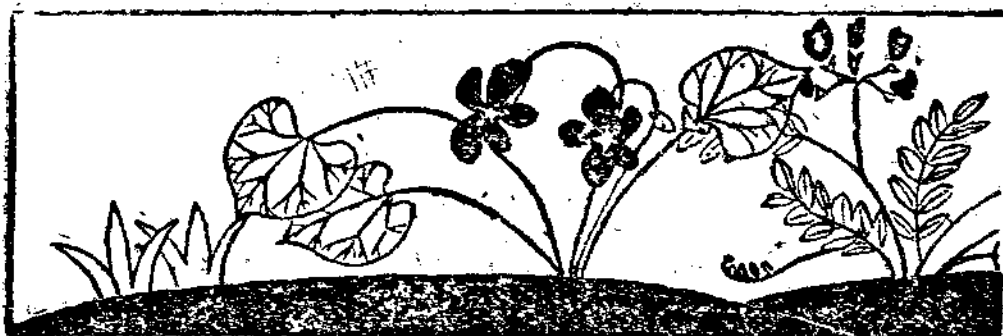


秋蟲新開篇

程瞻廬

一燈如豆可憐宵。四壁秋蟲伴寂寥。唧唧啾啾鳴不絕。蟲聲
 中含有不平潮。紡織娘是宛然貧苦人家女。可憐伊鳴機軋軋
 到來朝。通宵達旦何曾歇。如此勞工忒煞勞。蟲世界是合該
 提倡勞工會。優待章程列幾條。工作時間宜縮短。免教伊淒
 涼。捱盡漏迢迢。叫哥哥終宵亂把哥哥叫。直叫得唇也乾來舌
 也焦。誰是哥哥偏莫逆。倒累他心心挂念不輕拋。莫非是孔
 方兄蹤跡成疏隔。因此上聲聲口口把阿哥招。莫非是墨西哥
 杳杳無歸日。因此上三更半夜喊聲高。青蚨蠶亂嘈嘈。尖





頭把戲忒輕佻。跳來跳去無休歇。可見得越是頭尖跳越高。
 世上於今多此輩。削尖頭角去跳槽。倘然跳入紅燈燄。免不
 得一朝骨化與形銷。還有那奮臂螳螂偏尙武。腰間常挂指揮
 刀。昂昂糾糾何消說。也算得一世之雄。一世豪。誰知那黃雀
 偏偏隨爾後。眼看你枝頭伸臂捉鳴螞。招殃惹禍何消說。天
 網恢恢不可逃。一世之雄尙安在。冰山易敗不堅牢。還有那
 蟋蟀遭逢偏不幸。嗚嗚咽咽在牆角。兒童們挑磚撥草水搜索。
 苦苦相尋不肯饒。捉入瓦盆難釋放。還叫你互相奮鬪密佈
 胞。供人利用真堪歎。何苦的耀武揚威把戰挑。說不盡秋夜
 草蟲聲切切。宛如急雨響窻寮。蟲聲訴盡悲酸語。頓挫悠揚
 不易描。試看那蟲世界和人世界。一般鬧得一團糟。令人兒
 萬千愁恨上眉梢。





文明國的滑稽賊

徐卓呆

中國的賊。都沒有受過教育。到人家祇會留一堆大便。歐美文明國的賊。便不同。往往會留書信給失主的。我看見某外國雜誌。載着幾封賊信。大有滑稽趣味。現在特地拿他譯將出來。無論如何。總比大便要高尙些罷。

某人家來了一個賊。尋了好久。得不到一樣值錢的東西。賊就留一個字條道：「我敬愛的夫人啊。常言道。午不帶來。死不帶去。此話的真理。我到了貴府。方始會悟。我尋了四點鐘。一無所得。祇好再從窗裏出去了。深夜客留條。」

還有一個賊。留一張發票在人家家裏。發票上寫着道：

失。望。費。

二十元



時。間。損。失。費。

五元

勞。力。費。

二元五角

共。結。銀。二。十。七。元。五。角。

收。訖。

有一賊由梯上入人家將自己破衣服脫下穿了主人的新衣服而去留着一封書信道我不能發見保險箱上的鑰匙乏味之至然而在你真是大幸但尊府之葡萄酒及威司克其味頗能令人滿足

女打字員家裏來了一個賊用打字機打一封信留着道「你室內的雜亂真使我驚異這種房間你就沒有做女子的資格簡直是個男子我想你既同我一樣是個打字員那麼鑰匙一定投在紙匣內的所以果然得到了於是開了抽屜大洋二十元八角我就對不起了然堂堂男子漢勞動一夜所得祇此一點未免太少我也祇得忍耐了打字機一副我不要這種舊東西賣起來不值錢的我早知得不到什麼我也不進來了。我以後斷不會第二次再到你家中請你放心罷」

三個三朝

澁石生



人生有三個三朝。第一個是墮地以後。到第三天上。家中殺雞宰鴨。開湯餅宴。親友俱來賀喜。熱鬧非凡。第二個是做親以後。依了目今新法。新郎新娘到了三朝。出外去蜜月旅行。何等歡喜。依了以前舊法。新郎新娘到了三朝。坐在新房裏頭。受着六色人前來道喜。討賞三朝喜封。快活得嘻開着嘴。合不攏。第三個是死後。若是家資富厚。子孫又有些孝思。一定三朝設享。麻衣如雪。哭哭啼啼。孝堂裏擠得滿滿兒的。要博個死者有知。可以含笑九原。這三個三朝。凡人沒有一個不經過的。不過苦樂不能一律。并且第一個三朝。還在襁褓裏頭。自己一些不知。第三個三朝。已經一瞑不視。自己瞧不見他。祇有第二個三朝。最是得意些。

罷了。

余厚福出身寒微。卅墮地的時候。家中幾乎衣食不周。這第一個三朝。天然。是沒有舉動的了。到得成親的日子。他在商業上做事。手中漸漸活動些兒。娶的新婦。人才既好。又很有些資資。所以三朝上。甚是快樂。到得七十多歲。死了。手頭已狠有積蓄。兒子孫子又好。三朝設祭的。天家內十分悲切。有人說他可惜。自家沒有看見。看見了一定歡喜。

他鄰居有一個富介社。聽了這句說話。歎道。人生三個三朝。像余厚福這樣。最好一步高上一步。纔算有成。結果我生在富厚之家。第一個三朝的熱鬧。不言可知。第二個三朝。因娶的新婦。祇貪了他賠嫁。面貌奇醜。不堪。便開懷不出了。若說第三個三朝。現在我年過半百。尙還沒有兒子。將來那裏能及得余厚福呢。其時厚福的親戚柯蓮岑。聽了富介社這番議論。長歎答道。富介翁在三個三朝。裏頭第一個已佔了優勝。也算是有福的了。像我初出世的當兒。恰巧碰着紅羊之亂。大家正在逃難。性命幾乎不保。那裏再能夠做甚。三朝。到得結婚的。這年父母俱已死了。自成自立。借了許多的債。又糾了好幾個會。纔能勉強辦事。三朝上。那裏歡喜得來。至於第三個三朝。可憐我生兒不肖。專喜結交下流。吃着嫖賭的。無所不爲。有我在世一。

日。每。天。與。他。討。氣。一。日。我。死。後。他。一。定。志。得。意。滿。決。想。不。到。三。朝。設。享。真。是。萬。及。不。來。余。厚。福。咧。
柯。蓮。岑。道。言。未。了。有。一。個。桑。心。澄。哭。起。來。道。人。生。有。三。個。三。朝。余。厚。福。過。了。兩。個。好。的。富。介。社。君。有。一。個。好。
的。柯。蓮。岑。君。雖。然。多。說。不。好。但。也。已。過。了。兩。個。祇。有。我。桑。心。澄。下。地。的。時。候。因。爲。弟。兄。很。多。排。行。我。在。結。末。
父。母。恨。不。得。將。我。溺。死。這。第。一。個。三。朝。簡。直。是。偷。着。過。的。一。生。沒。有。娶。妻。那。有。第。二。個。三。朝。可。過。不。娶。妻。斷。
沒。兒。息。這。第。三。個。三。朝。日。後。也。是。沒。有。的。了。一。樣。爲。人。一。世。人。家。有。三。個。三。朝。偏。我。一。個。沒。有。這。却。怎。麼。說。
得。過。去。

衆。人。正。在。你。言。我。語。門。外。有。極。盛。的。出。殯。儀。仗。經。過。孝。幃。中。五。個。孝。子。十。幾。個。孝。孫。二。十。幾。個。曾。孫。三。五。個。
玄。孫。剛。巧。因。有。人。設。着。路。祭。一。齊。出。來。謝。孝。看。他。們。臉。上。邊。都。很。悲。苦。顯。見。俱。不。是。忤。逆。子。孫。衆。人。因。打。聽。
這。殯。儀。是。誰。家。的。原。來。這。分。人。家。姓。全。死。的。單。名。一。個。福。字。年。紀。八。十。多。了。今。天。三。朝。出。殯。髮。妻。與。他。同。庚。
少。年。時。頗。有。豔。名。於。去。歲。無。疾。而。終。全。家。是。有。名。的。紳。富。世。代。俱。很。有。錢。所。以。排。場。如。此。顯。赫。衆。人。聽。得。世。
界。上。有。這。種。人。俱。點。首。道。那。纔。不。枉。人。生。一。世。像。這。人。的。三。個。三。朝。過。得。始。終。俱。有。些。意。思。不。過。這。樣。的。人。
當。世。能。有。幾。個。無。怪。人。人。要。說。造。物。不。公。昔。年。有。個。老。子。更。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呢。

鳳仙花歌



鳳仙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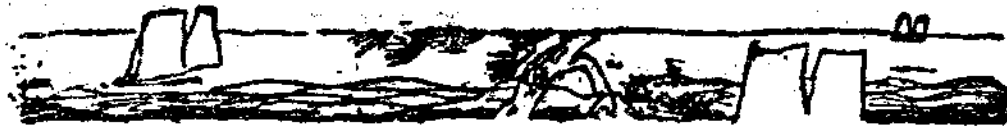
(仿無錫人搖船山歌調)

戚飯牛

七月新涼放鳳仙花。轉念頭急。
壞子大少爺。華絲葛長衫交託。
在娘舅府。娘舅管帳不能賒。
七月裏涼風吹鳳仙。現在世界。
嚇哈別文只賸講銅錢。無銅錢。
人弗及一只瘟猪狗。有銅錢人。
賽過活神仙。

七月裏鳳仙千葉青。時髦小姐。
學文明。審判廳公事忙得不得。
了。雙方同意請離婚。
矮脚鳳仙顏色紅。中原人熱度。
五分鐘。光陰如水東流去。大。
戶小家榨得骨汁窮。
鳳仙原是七月裏個花。近來有。

一種文學新大家。三通四史五。
經六藝問什麼訊。只要弄明白。
她與他。
鐵梗鳳仙五尺高。新嫁娘房中。
演體操。向左向右開步走。平。
定旁宕大賽跑。(平定旁宕四。
字見西湖志餘)



文壇趣話補

一 笑

濟羣作文壇趣話。頗為讀者所歡迎。予亦擇快活聚餐時之趣事。摘記數則如下。
濟羣得毋噠我為搶生意乎。

馬二先生善唱大鼓及京劇。又能效楊小樓之白口。非常妙肖。馬二自言旅京時有一次在浴堂內洗澡。忽然高興。大念其楊小樓鐵籠山之白口。聽者皆驚。顧相告曰。小樓來了。既知非是。乃大笑。此後浴堂中雜役見馬二至。輒呼之曰楊老板。馬二既擅此本領。每逢聚餐。大家必定要捉住他奏技。馬二非但能唱戲唱大鼓。又能說相聲。近來學會了一種形意拳。時常當場表演。獨鶴便替他上了一個徽號。教作馬雜耍。馬二又有一異相。能將手從背上反轉。自掣其耳。他人斷無此長手也。

許指嚴亦會員。遽爾溘逝。同人皆為之慨歎。指嚴既死。點將會中人羣議以茗狂繼之。但茗狂二字。實在難點。馬二乃對茗狂曰。是亦有法。君可摘取第一字之頭。與第二字之偏旁。則易點矣。聞者無不大笑。因如此一改。則「茗狂」竟變成「草犬」也。

我每次看見眠雲的時候。覺着終



恐怕人家都要稱他爲小頭鬼咧。

有一種特
殊點。兀是
不明白甚
麼道理。後
來我知道
了。原來他
的頭太小。
好在他的
身體也不
算大。不然

半狂的模樣兒。終脫不掉貴族式。他一副架子。一望而知是公子哥兒。但也是種種配合就的。矮矮的身材。胖胖的身體。面龐兒也是圓團的。近來他吃着一根長長的香煙嘴。手裏總握着司的克。搖搖擺擺。誰不說他是貴族公子呢。只可惜他年紀還輕。不然唇上綴一撇八字鬚。那末更加好看了。文人的字跡有趣的。要算柳亞子。他寫給人家的信。真是使人難堪。原來他信上的字。那裏是字。簡直

是畫的一條條蚯蚓呢。他寫字祇寫半個。個個字不完全。一張信箋上。亂畫一陣花罷了。叫接信的人如何讀法。恐怕連他自己寫出了。也認不清楚咧。他是個口吃的。說起閒話來。期期艾艾。一句話要說好久。他寫起信來。倒這樣簡單。難道他的字。也像說話一般寫不清楚。故意寫得這樣神秘麼。逸梅大家說他的眼睛。生得與尋常人兩樣。其實他的面龐眉毛。也和人家兩樣一些。

煙橋講起話來。真是滔滔不絕。他的兄弟佩英菊高。都不歡喜講話的。他們三弟兄。勻一勻纔好。

瞻廬是個謙和長者。他說起閒話來。倒也很能引人笑。不但他說話可以引人笑。便是他的模樣。也可以使人不由得不笑了。他頭部上半段是沒有頭髮的。他的面龐。胖胖的。戴着羅克眼鏡。另有一種趣味。他笑起來。那一種神氣。不笑的人看了。恐怕也忍不住笑了。程小青是歡喜吃五香豆的。徐碧

波也是歡喜吃五香豆的。范菊高一日不吃五香豆。過不過的。何以文人都與五香豆結不解緣呢。

我猜施濟羣的模樣是胖子。半狂對我說。濟羣是瘦子。并且還對我說。他瘦的原因是……

廣夔身軀是很嬌小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女郎。就是他日常用品。和他的性情。也很合女性。像他熱天用的一柄團扇。扇面上寫着簪花妙格。是用紫墨水寫的。顏色既豔麗。字跡又娟秀。其實是他自己

寫的他。偏落着廣夔吾哥。下面署着曼雲女士的款。他用的信封。信箋。都是顏色很美麗的。而且邊上還有一圈紅邊。據他自己說。這種信箋信封。是寫情書用的。

有人說丹斧的年紀很大了。吾想總是像程瞻廬模樣的。那知民哀對我說。丹斧是肌膚雪白。風采麗都的。我的理想竟完全不對。怪不得又有人說他是半老徐娘啊。民哀是出名小脚的。便是他自己也直認不諱。但是江紅蕉的脚。似

乎也很小。不知與民哀比較如何。紅蕉的長短。與范君博恰巧相等。可稱爲一對矮人。

明道是不良於行的。現在他正在求鳳時代。我看見他的時候。時常想起從前民國日報裏附送的畫報上。繪有男女兩個相親。男的坐在車子裏。女的把手巾按了嘴。後來結婚時候。纔知道男是跛足。女是缺脣。明道現在時常坐車子。或者就爲這層。但是要小心按嘴的女郎纔好。

寫怪字的要推枕綠。他的字簡直像畫花。其次是逸梅。逸梅的字。像老鴉。還有半狂的字。也很奇怪的。粗而且大。驟然一瞧。彷彿一只只橫行的蟹。

胡石子是個忠厚長者。與人談話也恂恂謙謙。他穿的衣服。更是樸素。穿綢緞的時候。實在很少。最奇不過的。他四季衣服不常更換。盛暑時候。偶然穿上一件竹布長衫。春秋冬三季。服色似乎不換。就是一雙玄色老布鞋。也終年穿着。

陳去病的跛足。王大覺的長指甲。葉小鳳的赤鼻。柳亞子的口吃。張丹斧的環珮叮噹（丹斧臂上都戴金屬環錫。甚至手指上。亦滿戴戒指）嚴獨鶴的揮談（眠雲言獨鶴談時。手常揮。每當此時。談風大盛。便不容他人插嘴）都是文人的特趣。

蘇州十梓街元社出版之『癸亥』改裝成冊。承老友尤半狂君惠贈第一期一冊。特此誌謝。

賈

老頭子伏在桌子上吃杭州餅。咬一口把餅兒瞧一眼。喃喃的自言自語……唉。現在的杭州餅。端的吃不起了……又咬一口。又把餅兒瞧一眼……三文錢一個的杭州餅。現在要賣十文錢了……又咬一口。又把餅兒瞧一眼……餅價比前漲了三倍多。餅的周圍却又比前減小了一大圈……



又咬一口。又把餅兒瞧一眼……照這麼的物價騰貴。物質減小。只怕一個銅元一個餅餅的周圍要縮得和銅元一般大了……又咬一口。又把餅兒瞧一眼……哎呀。這還了得。這不是吃杭州餅。簡直是吃銅元了……又咬一口。剩的殘屑都納在嘴裏。這個杭州餅才吃盡。

且住。這個杭州餅。畢竟有多麼大。怎麼橫一口。豎一口。儘夠着買老頭子的嚼吃。原來杭州餅。並沒有多麼大。圓圖一口。都吞得下。可是買老頭子吃。這個杭州餅。委實非同小可。買老頭子廢止朝餐。約莫有十年了。他把廢止朝餐。和衛生兩字沒關係。不過節省一頓飯食罷了。要是親友們做東道。請他上館子吃點心。他

便把五臟殿開得直洞洞的大碗的三鮮麵吃了兩
三碗兀自嫌着不夠惟有老坐在自己家裏却把五
臟殿緊緊關閉拚着這個乾癟肚皮來受苦餓得蛔
蟲咕咕的叫他只咬咬牙關收收褲帶很很的說道
蛔蟲蛔蟲你不要鬧甚麼飢荒你越叫得厲害我偏
生越不把東西給你吃看是你蛔蟲戰勝了我賈祈
仁還是我賈祈仁戰勝了你蛔蟲娘子賈太太瞧在
眼裏聽在耳中不禁撲嗤的一笑道你真何苦呢你
今年平頭六十歲了算算下半世再沒有六十年過
活你擁着這許多房屋田產還怕不夠你下半世嚼
吃麼沒的自討苦吃戳着米囤活活的餓殺賈祈仁
那裏肯聽只把這頭顱大搖特搖依然努力捱餓（

既有努力加餐自有努力捱餓）一天一天的和蛔
蟲決鬪賈太太又絮絮叨叨的苦勸了幾場祈仁被
勸不過只得今天破個例從慳囊中掏出一個寶貴
銅元買了一個杭州餅來充飢把餅兒當做江瑤柱
看待怎捨得囫圇吞下因此坐在書房裏橫一口豎
一口的細細咀嚼

杭州餅吃完了還有零零碎碎的餅屑和芝蔴落在
桌子上面只爲他伏在桌子上吃餅所以沒有一些
兒落在他處他便豎起着一個指頭在舌尖上抹這
一抹借着唾涎的黏力慢慢兒一蘸一蘸的把餅屑
和芝蔴蘸得起來一一都送到嘴裏末了剩着一粒
芝蔴深深的嵌入桌縫裏面看却看得見吃却吃不

着他怎肯把來拋掉了。趕把這個小指甲兒左一挑，右一剔，只是挑剔不起。他便福至心靈，忽得一計，握着拳兒重重的在桌縫旁邊碰這一下。那粒芝麻便從桌縫裏條的直跳起來，眼睛只眨得一眨，那粒芝麻又不見了。原來不會落到桌子上，偏生跳到地上去了。他吃了一驚，要去尋覓那粒芝麻，又苦着目力不濟，只得彎倒着身軀，東一瞧，西一瞧，些險兒爲了那粒芝麻，做一個蛇行匍匐的。蘇嫂正在四處尋覓的當兒，猛聽背後脚步聲響，回頭看時，却是老友王錫三。忙道：「錫三兄，隨便請坐。我正在這裏尋覓一粒東西，覓到了再和你講話說時，又折着腰兒尋覓那粒落地的芝麻。」

齋

錫三坐在旁邊，肚裏尋思：「祈仁這般慌慌張張，端的失掉了甚麼東西呢？又見他常把地上的塵埃碎屑，用指尖兒撮起，放在眼睛邊瞧瞧，又丟掉了。錫三料定他尋覓的東西，當然是——粒體質極小，價值極大的珍物，大概是金鋼鑽了。要不然，怎麼儘偻着身軀，也不管把腰肢折斷了？」（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賈祈仁却爲一粒芝麻折腰，腰何不幸而屬於祈仁也。）隔了一會子，聽得祈仁喚道：「好了，在這裏了。錫三忙把眼光注射過去，但見祈仁拾起芥菜子般的一粒東西，却瞧不清是甚麼。又見他放在手掌上，捻這一捻，伸出舌尖，只一舔，早已舔落入肚。錫三大怪道：「祈仁兄，怎麼把金鋼鑽吞入肚裏去了？」祈仁笑了。

三

一。笑。趕。把。兩。腰。揉。了。幾。下。然。後。慢。慢。的。來。陪。着。錫。三。同。坐。

祈。仁。高。喚。道。來。呀。客。在。這。裏。快。快。送。茶。送。烟。呀。那。時。門。外。便。走。進。一。個。蹺。脚。的。卡。人。忙。忙。的。來。送。茶。送。烟。怎。叫。做。卡。人。這。個。名。詞。和。尖。先。生。性。質。相。類。不。大。不。小。的。先。生。叫。做。尖。先。生。上。不。下。的。人。叫。做。卡。人。原。來。祈。仁。家。裏。不。用。着。奴。僕。單。把。一。個。蹺。脚。胞。弟。買。祈。義。當。做。奴。僕。看。待。祈。義。從。小。失。學。又。不。幸。害。着。殘。疾。沒。奈。何。只。得。靠。着。哥。哥。過。活。祈。仁。道。你。要。靠。着。我。吃。飯。你。可。省。得。吃。他。一。碗。服。他。使。喚。麼。祈。義。點。頭。道。省。得。的。只。要。有。一。口。飯。吃。任。憑。你。哥。哥。使。喚。當。下。約。法。三。章。在。家。時。做。兄。弟。出。外。時。做。主。僕。在。家。時。哥。哥。弟。

弟。彼。此。厮。喚。出。外。時。祈。仁。喚。祈。義。做。買。福。祈。義。喚。祈。仁。做。老。爺。上。門。投。帖。跟。班。拾。烟。袋。或。者。家。裏。有。甚。麼。客。來。祈。義。也。要。送。茶。送。烟。忙。個。不。迭。所。以。他。在。不。上。不。下。之。間。合。該。叫。做。卡。人。錫。三。和。祈。仁。是。三。十。年。老。友。熟。悉。他。的。家。庭。歷。史。所。以。買。福。送。茶。送。烟。時。錫。三。便。站。立。起。來。恭。恭。敬。敬。的。接。受。祈。仁。却。老。大。不。以。為。然。瞧。着。錫。三。說。道。老。兄。怎。麼。和。奴。才。客。氣。來。了。這。輩。做。奴。才。的。越。攙。越。醉。你。把。他。抬。舉。他。便。要。飛。揚。跋。扈。起。來。還。是。不。和。他。客。氣。的。好。錫。三。嘴。裏。答。應。心。裏。卻。暗。暗。好。笑。那。個。買。福。却。垂。着。手。站。立。一。旁。只。是。不。則。一。聲。祈。仁。又。狠。殷。勤。的。請。錫。三。用。茶。用。烟。錫。三。瞧。這。茶。盃。裏。只。有。半。盃。白。水。用。手。摸。摸。盃。子。上。沒。有。一。些。

熱氣便放着手不敢把來喝飲單取了那隻一條龍的黃銅水烟袋泊泊洛洛的吸烟煙袋上沒有附帶的烟匣另放着一個小木碗裏面盛着少許的淨絲錫三勉強把來吸着只是淡而無味一壁吸煙一壁還抽着空兒和祈仁講話祈仁耳朵裏聽講話眼光只注射在那隻烟袋上面錫三道兄弟和祈仁兄一別可十年了你的丰彩還好兄弟却很有些頹唐氣象頭髮也大半白了真叫做一事無成兩鬢霜呢話到這裏祈仁忽的離着坐位向着錫三打一個扞彷彿向他請安的模样慌得錫三捧着烟袋直蹶蹶的站將起來忙道不敢當不敢當祈仁兄這個算甚麼。

比及子細看時把不住的撲嗤一笑原來祈仁不是向錫三打扞請安他見錫三裝烟的當兒有一條淨絲飄落在地上因此忙忙的屈着一隻腿把這一條淨絲拾將起來放在那隻小木碗裏賓主重行坐定錫三不好意思再吸他這寶貴的淨絲便從懷裏摸出一支紙烟借着他的紙吹火點着把紙吹火架在烟袋上然後夾着紙烟慢慢的抽吸把那別後情形和祈仁細講一陣陣的紙煙香味直向祈仁鼻邊撲來祈仁暗想錫三怎麼這般的吝嗇取出紙烟也不順便敬我一支嘴裏敷衍應對心裏却是老大的不快了談一會子偶然抬頭便罵着那個卡人道狗養的（然則你是誰所養耶）你的眼睛又不瞎客人

不。吸。水。烟。你。便。該。把。水。烟。袋。取。去。把。紙。吹。火。熄。滅。了。
現。在。百。物。騰。貴。紙。價。比。從。前。漲。了。五。六。倍。放。着。這。紙。
吹。火。一。寸。寸。的。燒。去。又。是。我。做。老。爺。的。晦。氣。賈。福。推。
着。罵。垂。着。腦。袋。一。蹺。一。拐。的。走。來。熄。滅。紙。吹。火。把。水。
烟。袋。和。小。木。碗。都。取。了。去。錫。三。很。覺。沒。趣。此。來。本。想。
向。祈。仁。挪。移。些。款。項。瞧。着。鄙。吝。情。形。知。道。開。口。也。沒。
用。當。下。又。略。談。了。幾。句。閒。話。起。身。別。去。

祈。仁。送。過。了。錫。三。急。急。的。回。到。裏。面。却。從。椅。子。脚。邊。
拾。起。了。錫。三。吸。剩。的。紙。烟。把。外。裏。的。紙。撕。去。了。烟。末。
都。納。在。小。木。碗。裏。自。言。自。語。道。他。吸。了。我。八。箭。絲。
留。給。我。半。段。紙。烟。出。入。相。抵。還。算。不。十。分。吃。虧。呢。那。
時。賈。福。正。在。那。裏。收。拾。茶。盃。祈。仁。忽。的。向。賈。福。笑。了。

一。笑。親。親。熱。熱。的。喚。了。一。聲。好。兄。弟。喚。得。賈。福。的。心。
卜。卜。卜。跳。個。不。往。他。爲。什。麼。要。心。跳。呢。原。來。賈。福。生。
平。不。怕。祈。仁。罵。他。狗。養。的。賊。養。的。只。怕。祈。仁。親。親。熱。
熱。喚。他。一。聲。好。兄。弟。祈。仁。罵。他。狗。養。的。賊。養。的。這。是。
主。子。罵。奴。才。的。常。例。做。奴。才。的。除。却。挨。罵。外。並。無。其。
他。損。失。况。且。挨。罵。也。不。算。損。失。橫。豎。主。子。和。奴。才。同。
是。這。個。老。子。娘。所。生。奴。才。兄。弟。是。狗。養。賊。養。主。子。哥。
哥。難。道。不。是。狗。養。賊。養。沒。的。產。奴。才。兄。弟。時。老。子。娘。
是。狗。是。賊。產。主。子。哥。哥。時。老。子。娘。是。人。是。佛。至。於。祈。
仁。不。罵。他。狗。養。賊。養。却。喚。他。一。聲。好。兄。弟。却。便。不。妙。
了。好。兄。弟。三。個。字。中。含。有。一。種。兄。弟。應。該。孝。敬。哥。哥。
的。意。思。賈。福。那。裏。會。得。佔。着。便。宜。所。以。這。顆。心。把。不。

住的。在。腔。子。裏。亂。跳。

祈仁含笑道。好兄弟。昨天李公館裏幹喜事。我薦你去幫忙做拆局。聽說你賺了一塊兩角錢。向來定的規例。大洋歸哥哥。小洋歸兄弟。你快把一塊錢給我。餘下的兩角錢。你自己留着使用罷。賈福愁眉苦臉的答道。老爺且聽小的告稟。祈仁大笑道。好兄弟說甚麼話。咧。尊稱奉壁。向來定的規例。在家稱兄弟。見客稱主僕。你怎麼又忘了。賈福哀求道。只要你。不向我索銀。洋。我便不論在家在外。沒有客。一輩子做你的奴才。也好。祈仁沈着臉道。好兄弟。你怎麼不識抬舉。要是我不把你薦給人家去幫忙。你那裏有這一塊二角錢到手。你衣食住三項都是做哥哥的供。

寄

給你。怎麼爲了。一塊錢。你便這般的吝嗇起來。照例。昨天便該交給我。要算哥哥慷慨。由着你把這一塊錢。放在袋裏。過了整整的一夜。又不曾向你算這一夜的利息。你却顛倒疲賴起來。賈福被逼不過。只得把這一塊錢。交給了祈仁。才沒話說。

祈仁得了一塊錢。便到裏面去入庫。祈仁的藏銀所。是在寢室後面的一間小小的秘室。他每年收下的房租田租。委實不在少數。除却家用開銷。總有二三千金。可以儲蓄。他一不信任銀行。二不信任股票。三不信任鈔票。每達收款時。總把鈔票去換現。雪白的銀洋。瞧在眼裏。也快活。這些「錫箔」式的鈔票。一百個不信任。錫箔化了。灰還好折價賣錢。鈔票化。

七

了。灰。一。文。錢。都。不。值。他。怎。肯。把。來。藏。在。家。裏。呢。他。換。了。這。許。多。現。洋。放。在。銀。行。裏。只。怕。銀。行。靠。不。住。投。資。去。入。股。益。發。不。能。夠。放。心。託。胆。惟。有。一。個。個。的。陳。列。在。祕。室。裏。面。天。天。在。那。裏。摩。挲。把。玩。覺。得。有。無。窮。的。樂。趣。肚。裏。飢。餓。時。瞧。了。瞧。銀。洋。可。以。忘。餓。心。裏。昏。悶。時。瞧。了。瞧。銀。洋。可。以。解。悶。他。的。藏。銀。方。法。很。是。特。別。既。不。把。銀。洋。打。包。封。也。不。把。銀。洋。鎖。入。箱。櫃。裏。他。只。在。祕。室。中。央。放。着。一。張。八。仙。桌。桌。面。上。平。鋪。着。銀。洋。每。邊。二。十。五。塊。鋪。滿。一。桌。面。便。是。六。百。二。十。五。塊。一。層。一。層。的。堆。疊。起。來。桌。面。上。便。增。了。尺。許。的。高。度。虧。得。這。張。桌。子。是。叢。木。製。的。不。然。那。裏。禁。得。起。這。種。的。高。壓。力。呢。要。是。壓。塌。了。桌。子。祈。仁。又。要。心。疼。了。他。把。

最。上。的。一。層。計。算。得。最。清。有。無。缺。少。一。目。可。以。了。然。有。一。天。他。見。上。面。缺。少。了。一。塊。錢。立。時。查。問。後。來。查。出。是。他。兒。子。筱。仁。偷。的。便。把。筱。仁。痛。打。了。一。頓。罰。他。一。個。月。不。許。吃。葷。把。這。吃。葷。的。錢。賠。償。自。己。的。損。失。從。此。以。後。天。天。盤。庫。再。也。沒。有。一。塊。錢。的。損。失。他。便。暗。暗。的。放。寬。了。這。條。心。今。天。取。了。賈。福。的。一。塊。錢。來。入。庫。他。牢。牢。記。着。最。上。的。一。層。鋪。着。六。百。二。十。四。塊。錢。加。着。這。一。塊。恰。恰。又。是。一。桌。面。了。他。一。入。了。祕。室。向。着。最。上。的。一。層。看。時。果。然。一。片。銀。光。只。有。一。小。方。有。幾。分。低。窪。把。這。塊。錢。補。上。去。又。是。整。整。的。鋪。滿。了。一。層。不。由。的。眉。飛。色。舞。精。神。煥。發。賞。鑑。了。一。會。子。便。鎖。上。了。祕。室。自。到。外。面。去。辦。事。

祈仁出去沒多時，筱仁早鬼鬼祟祟的，手提着大皮靴，走到祕室門外，摸出了袋裏私配的鑰匙，開了祕室，把那最上一層六百二十五塊大洋，完全都收入皮靴裏，返身出室，鎖上了祕室，藏過鑰匙，搵着大皮靴，出後門四處去還賭賬，還嫖帳，又做了幾個花頭，連夜不會回家，祈仁只道他在外認真讀書，一些兒不疑他有甚麼曖昧行爲，過了一天，祈仁又得了二十五塊錢的租金，忙到裏面來，上庫心中牢牢記着，最上一層昨天已鋪滿了，今天須得另加上一層二



十五塊錢，恰好鋪成一條邊，走入祕室，看時果然最上的一層整整的鋪滿了一塊錢，也不短少（六百二十五塊錢，却短少了），他便把二十五塊錢，加上了一條邊，賞鑑了一會子，歡歡喜喜的鎖門而出。

※ ※ ※ ※ ※

直到祈仁臨死的一年，這間祕室裏面依舊一塊錢也不短少，這張棗木桌子也不曾被銀洋壓坍了，祈仁含笑而逝，似乎毫無遺憾的模樣。



蘇杭新山歌

(一) 杭鐵頭笑蘇空頭歌

蘇空頭。爾何空。好捧空場面。家裏沒有三擔銅。專擺空架子。十
 句說話九落空。脫空祖師。是爾的遠祖。拆空壽星。是爾的同宗。
 手執空空如意。妄想買空賣空。喜造空中樓閣。弄得前吃後空。一
 心想吃空心糰。到頭弄得一場空。直到一雙空手見閻君。方悟四大
 盡皆空。

(二) 蘇空頭答杭鐵頭歌

杭鐵頭。莫嘴強。從來柔勝剛。弱勝強。齒剛則折。舌柔不亡。鐵
 額銅頭亦易碎。銅筋鐵骨不久常。何況李鐵拐。腿空折。吳鐵嘴。
 專說謊。聚六州鐵。徒鑄一錯字。鎔鐵為像。跪在岳墳旁。爾無包。
 孝肅的無私鐵面。又沒宋廣平的鐵心石腸。徒然頭高高。氣昂昂。
 吾恐一旦鐵頭碰着釘頭。百鍊鋼亦必變成繞指樣。



秋
日
詠
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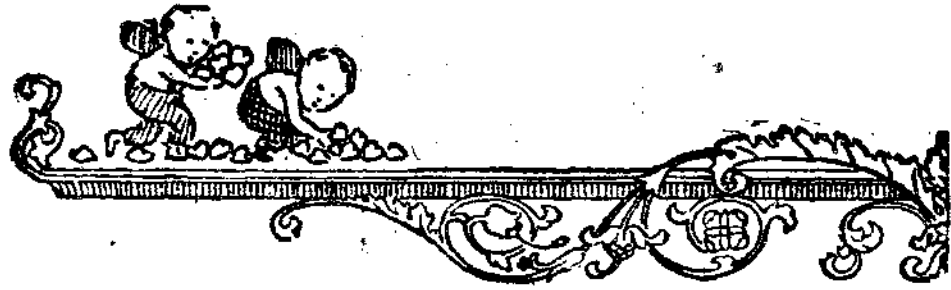


秋
日
詠
紅

(集成句)

繆·賊·菌

桐。葉。驚。秋。河。山。樵。悴。歐。陽。夜。讀。燭。影。搖。紅。金。風。肅。殺。涼。露。淒。清。蒿。目。時。艱。直。欲。把。酒。
問。天。拔。劍。斫。地。矣。解。我。心。憂。舍。紅。雜。誌。一。編。竟。無。他。物。傷。心。人。別。有。懷。抱。爰。以。秋。日。
詠。紅。為。題。集。成。句。得。七。絕。六。首。寄。獨。鶴。濟。羣。二。君。以。作。紅。雜。誌。之。資。料。若。以「文。必。
己。出」成。言。務。去「相。責。則。下。走。無。辭。以。對。矣。
竹。搖。殘。照。漏。疎。紅。(元。好。問。三。江。雜。詩) 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江。南。春。詩) 風。
景。宛。然。人。自。改。(杜。牧。經。李。徵。君。故。居。詩) 落。花。滿。地。夜。來。風。(陳。允。平。西。湖。暮。春。
詩)



秋
日
詠
紅

二

兩岸欄干映水紅（裴夷直和大梁相公送人詩）銀牀秋冷落梧桐（錢溥細林山丹井靈源詩）名垂萬古知何用（李白醉時歌）出處枯榮一笑空（蘇軾遊

寶雲寺詩）

半林殘葉帶霜紅（牟榮遊報本寺詩）落木寒泉聽不窮（郎士元贈錢趙秋夜宿靈臺寺見寄詩）從此憂來非一事（柳宗元嶺南江行）蘆花漠漠夜江空（于

鵝舟中月夜聞笛詩）

漁笛吹殘夕照紅（林景熙舟次吳興詩）凡今誰是出羣雄（杜甫戲爲詩）鱸魚正美不歸去（趙嘏長安秋望詩）野水無情入故宮（陸游試晚晴院書事詩）

自記書籤自問紅（陸龜蒙詩）日光穿竹翠玲瓏（張祐賦東山寺詩）早知今日讀書是（李頎緩歌行）回首青山一夢中（汪立中紀遊詩）

蓼花細細一川紅（釋惠卅行寒江曲港詩）老去溪頭作釣翁（李賀南園詩）萬物靜觀皆自得（程顥偶成詩）棹聲來往自西東（朱南杰同劉明山遊湖作）

想入非非錄

瞻廬

吾想回教之祖當與僧道無緣何以
 言之回教之祖其名曰募化沒得（
 謨罕默德）明明拒絕僧道之聲也
 吾想創造西文者當係甯波人何以
 言之西文中每遇可悲可痛之事必
 喟然長歎曰阿拉死（ Allah ）也
 吾想聖人之道當在錢店之櫃檯上
 何以言之錢店之櫃檯上銀洋聲不
 絕於耳中庸有云大哉聖人之道洋

想入非非錄



嬌女

趙赤羽

「我看紐蘭丫頭這幾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究不知爲了那回事。這丫頭怪可憐的。倒不要委曲了他。」紐蘭的父親說。

他夫人正拿竹片兒撥着手爐裏的炭塊。那炭塊在灰縫裏露出了半個紅紅的臉兒。似乎要竊聽他們言語似的。紐蘭的母親一行撥着炭塊。一行回答他丈夫道：「可不是麼。我看這丫頭真像有了心事。」

蘭父 「莫非女兒缺少了零用錢」

蘭母 「不是的。他並未說起沒錢使。」

嬌女

一

姑蘇小志

洋乎盈耳哉。

吾想孟夫子當必愛吃宵夜何以言之宵夜館中有魚生孟夫子嘗云魚我所欲也又云生亦我所欲也

吾想孔夫子當必有捧旦之癖何以言之孔子夜必夢見周公可見對於周公異常崇拜周公名旦孔子崇拜周公當然有捧旦之癖

姑蘇小志

飯牛

△民不能忘石坊

嬌女

二

蘭父

「那麼他一定爲了畢業的考試才完恐怕有幾種功課考得不好才暗自擔心呢」

蘭母

「我看未必況他對我說過考得狠好好像也不是考試的關係」

蘭父

「如此說來他總爲着別事不樂我們偌大年紀只有他一個女兒你總得騙他歡喜才是女兒的性情做娘的總該知道」

蘭母

「他從學堂裏回來後每天吃了飯就走到晚上才來了又獨自一個坐在他自己臥房裏悶氣我那有機會去逗他歡笑」

蘭父

「如此你就待他回來時逗他歡笑年紀輕輕總要活潑些才好一味氣悶着那是有傷身體的」

南之有五通神。猶北之有狐魅鼠狼。精也。蘇州胥門外七里橫塘支研山。 (俗呼上方山) 山上五通廟。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層巒聳翠。傑閣流丹。供奉泥塑神像。曰二老爺。香火極盛。云能附靈於巫覡。作祟稍不敬。即與妖作怪。家破身亡。閭閻患之。而不敢言。并無法可去。且有淫亂汚辱閨女事。清康熙二十六年。帝知江南繁華奢靡。以河南湯斌(字介庵)巡撫江蘇。湯至任。一以儉約為政。終年食菜。韭豆腐。葷腥魚雞不入衙署。時風為之。

姑蘇小志

蘭母 「那麼他今天回來時。我再想些法兒逗他笑。」

蘭父 「對啊。這才是正理。」

紐蘭忽從外面進來。瞧見他老子娘在屋裏聚談。便請了個安。又匆匆的走到自己房裏去了。

蘭父 「我看紐蘭今天還是悶悶的。」

蘭母 「是啊。今天的神氣更覺索寞了。」

蘭父 「你正該在這時勸慰勸慰他。」

蘭母 「那麼我就去。」說罷。撇下手爐。

紐蘭的母親走到他女兒房裏。紐蘭正倚在一張沙發上。蹙緊了雙眉。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他母親輕輕地說道：「蘭兒。你還沒有吃飯麼？」

紐蘭見是母親進來。連忙立起。承說道：「飯麼。我已吃過了。」說着。

婦女

餐風續錄

一。變。謠。謂。之。荳。腐。湯。先。生。訪。得。五。通。爲。害。立。將。上。方。山。妖。神。泥。像。沈。之。太。湖。廟。宇。縱。火。燒。燬。并。奏。除。全。省。淫。祀。三。百。七。十。餘。處。陰。毒。肅。清。萬。民。安。居。二。十。九。年。內。用。召。入。京。師。臨。行。時。衣。被。之。外。無。一。物。百。姓。罷。市。六。日。夜。號。哭。送。五。十。里。外。扶。老。携。幼。攀。轅。者。數。萬。人。爲。立。石。坊。於。胥。門。接。官。亭。題。民。不。能。忘。四。字。

餐風續錄

寄塵

婦女

讓他母親一同坐下。於是他母女倆又談起來。

母 「緞蘭怎麼這幾天你只是悶悶的」

女 「我並不悶」

母 「你父親見你悶悶不樂也替你憂的慌莫非有人委曲了你不成」

女 「母親放心我的同學朋友們都和我好那裏會有人委曲我或者爲考試後吃力些懶洋洋的父親就當我是悶了」

母 「阿蘭你彈的妣霞娜很好聽的爲甚這幾天不弄了」

女 「我這幾天偶然沒有興子所以沒弄」

母 「今天你揀好的彈一隻我聽我狠想聽一隻」

女 「母親要聽我就彈」

母 「好孩子這才我歡喜」

女 「好孩子這才我歡喜」

母 「好孩子這才我歡喜」

近見外埠某報載有戒紙煙法。極爲簡便易行。原文甚長。今爲摘其大要如下。食鹽橄欖。可以戒紙煙。因橄欖能殺烟毒。加之以鹽。成效更著也。有紙烟癖而欲戒者。曷一試之。即不效。亦無害也。

中國人之不讀書者。其腦筋中所有之古人。大概如下。孔明。孔夫子。不知孔丘。亦不知仲尼。只知孔夫子。關公。或關老爺。不知關羽及關雲長。岳飛。劉備。周瑜。姜太公。宋江。唐僧。不知玄奘。李太白。朱洪武。朱

餐風續錄

紐蘭走近鋼琴前坐下。沒精打采的彈着。

母 「怎。這琴聲沒有以前的好聽。」

女 「大約是生疏了。」

他母親聽了一陣。琴聲越弄越亂。便說道：「這隻果然生疏得狠。你

還是換一隻的好。」

女 「母親講來也不是生疏。實在我心裏亂得狠。彈不成了。」

母 「你小小年紀爲什麼心亂。」

女 「我也不知道。只是不安寧。」

母 「怕不要弄了病出來。」

女 「或者我要發狂也論不定。」

紐蘭的母親聽得他女兒要發狂嚇的慌了。連忙摟住紐蘭心肝兒肉肝兒亂叫。一壁說道：「我的兒。你有甚委曲。只管對你做娘的說。」

娘女

元璋不及朱洪武爲普遍。楊貴妃。以上皆實有其人。其他子虛烏有者。如法海。梁山伯。祝英台。等人。不在此例。

外國人爲中國最多數人所知者爲耶穌。

中國人爲外國最多數人所知者爲孔子。孫文。康有爲。李鴻章。黎元洪。伍廷芳。袁世凱。宣統。

中國之元曲選一書共一百種。集元曲之大觀。以前流傳不廣。知者甚少。自商務印書館翻印後。略留心中國

我有主意聽從你。你別發了。狂狂時。我的命不要了。你父親也活不成了。」說罷。眼淚就潮一般的滾出來。

紐蘭帶着笑。替他母親拭淚。笑說道：「媽呵。這是女兒的頑話。我好好的。那裏就會狂起來了。」紐蘭說笑時。櫻唇裏露出一排又細又潔的牙齒。粉額上披着一簇亂蓬蓬黑油油的頭髮。越顯得柳眉孕翠。杏臉含春……但那是狠暫的。不一會他又斂攏了笑容。現出愁思萬種的樣子。好似一陣驕陽照臨在大地上。剎那明媚。一會兒又是陰雲四佈了。

紐蘭的母親狠懇切的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強做笑容。我已看出你心中的煩惱呀。」

紐蘭被他母親說破了心理。禁不住滾下了幾點眼淚。

母「你到。底。有。甚。委。曲。」

文學者莫不知有此書矣。然一百種中已被西人譯成西文者達三十種。（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云）是將佔三分之一矣。而開始翻譯乃在十八世紀之初。爲時甚早。是可見西人之留心中國文學也。

夏日打赤膊。爲蠅類所擾。反不如著一夏布短衫。或汗衫。爲佳。

觀音像在印度爲男子。在中國爲女子。

在上海只有夏日有西瓜。余在天津則見嚴冬亦有西瓜。水果店中隨時

女 「我……我……」

紐蘭的父親從外邊走進來。露出不悅的神氣。對他夫人說道：「我教你來逗他歡笑的。怎的。你倒惹他哭了。」

紐蘭揉着眼睛說道：「父親。我沒哭。是塵灰落迷了我的眼。」

蘭母 「蘭兒真有了委曲才哭的。」對着他丈夫說。

蘭父 「好孩子。你有委曲。儘管對我們說。好可憐見的。這樣一個風吹得倒日炙得消的孩子。小小一顆心上。那裏攔得起半些兒委曲。你老實對我們說罷。」他望着他女兒說。

紐蘭 「我……我……」

蘭父 「你只管說出來。」

紐蘭 「羞人答答的……」

蘭母 「都是自家人怕什麼。」

可購取也。

有人爲余述知足歌。言雖俚俗。讀之可以警世。用意至善也。爲錄于此。

其一云。黃齋飯。白鹽炒。只要撐得肚皮飽。若因滋味妄貪求。須知俯仰增煩惱。其二云。破布衫。無價寶。補上又補年年好。盈箱羅綺替人藏。何曾件件穿到老。其三云。硬木床。鋪軟草。高枕無憂睡到卯。錦衾繡褥不成眠。翻來覆去天已曉。其四云。舊茅屋。只要掃。及時修理便不倒。世間多少好樓台。半成瓦礫半青草。按、知

紐蘭 「我不說。」

蘭母 「你出去罷。我來一個人問他。」對他丈夫說。

蘭父 「難道女兒是你一個人養的？」笑着出去了。

蘭母 「好孩子。現在你好對你母親說了。」

紐蘭並不回答。把一封書信在他母親懷裏一擲。連忙走到床上。蒙着被自睡了。

紐蘭的母親看了看。說道：「哦！曼文這猴子。他倒這般胆大。」

紐蘭聽了。便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

蘭母 「怎的。你又傷心起來了。」說時。就坐在他女兒床沿上。

紐蘭 「我原知母親是不答應的。」

蘭母 「怎見得。但你已真心愛了他麼？」

紐蘭 「是的。我……」

足本爲中國人之特性。亦爲中國人之美德。蓋知足則寡慾。寡慾財用常有餘。財用有餘則不爭。不爭則太平。自西方風俗習慣。漸漸傳入中國。加以物質文明。日以發達。於是奢侈淫逸。不知所底止。富人日以縱慾爲樂。貧人亦荒業破產。以博一刻之快樂。而不惜。縱欲則奢。奢則財用不足。不足則爭。而天下無寧日矣。而尤囂囂然號於衆曰。此文明也。彼野蠻也。此進化也。彼頑固也。是何言哉。

餐風續錄

蘭母 「我明白了。只是你父親皮氣古怪。——何況婚姻自由。決不是我們詩禮舊家的行徑。」

紐蘭 「那我就沒望了。」說着又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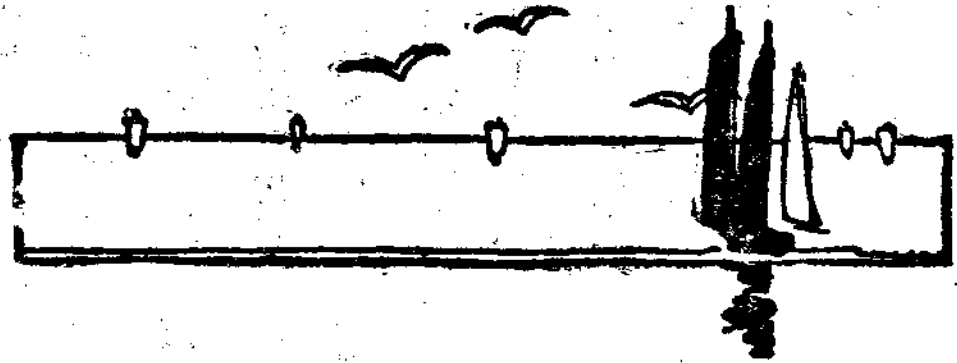
蘭母 「好孩子。你不要哭。我和你父親拚命去。不怕他不答應。」紐蘭的父親在門外笑說道：「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曼文這孩子還不差。我就答應了罷。咳！你們真當我不疼女兒的。」

紐蘭聽了。便從床上豁下來。撒嬌撒癡的對他母親說道：「媽呵。我要吃飯呢。」

蘭母 「怎麼。你不是說早已吃過了麼？」

紐蘭 「我是騙你的。」

紐蘭的母親把個指頭在他女兒臉上戳了一戳。笑說道：「好個不識羞的小蹄子。原來爲了那個哼哼。連飯都不想吃了。」……



亞光

祭荷花先生文

許舜屏

嗚呼先生。當暑而出。望秋先零。一瞬不視。觸目傷心。迴憶曩時。枇杷初熟。先生深藏。有如黃鶴。節過端陽。菱荷漸香。先生風頭。及時而揚。落落風標。軒軒遐舉。三伏炎蒸。十分旖旎。曾未逾時。梧桐葉落。滿院秋聲。神銷形縮。翳彼夏虫。不可語冰。先生擬之。毋乃不倫。翳彼春燕。當秋而去。先生則之。毋乃近似。綺羅香冷。蕙帳風清。先生一去。憑弔徒深。冰水一壺。瓜果一碟。以薦馨香。魂兮是式。嗚呼哀哉。尙饗。



天台山農向人說。指嚴的眉頭。終年深鎖。不大見他開放的。大約因為孔方兄的關係罷。據說此次致死之由。一半是酒。一半是愁。再加病魔侵擾。便不得不

彈華閩文藝社用箋

濟君之九連和日亦
 寄打鴉定一編
 亦難
 賜
 河洞
 史我文
 中
 卷

訪者

死了。唉。指嚴一生。竟為窮愁所困。以致放情麴蘖。可嘆極了。許君身後蕭條。兒女成羣。獨鶴正同他設法籌措。凡我同志。無論識與不識。都應該量力資助啊。

□ 弔許指嚴先生

施濟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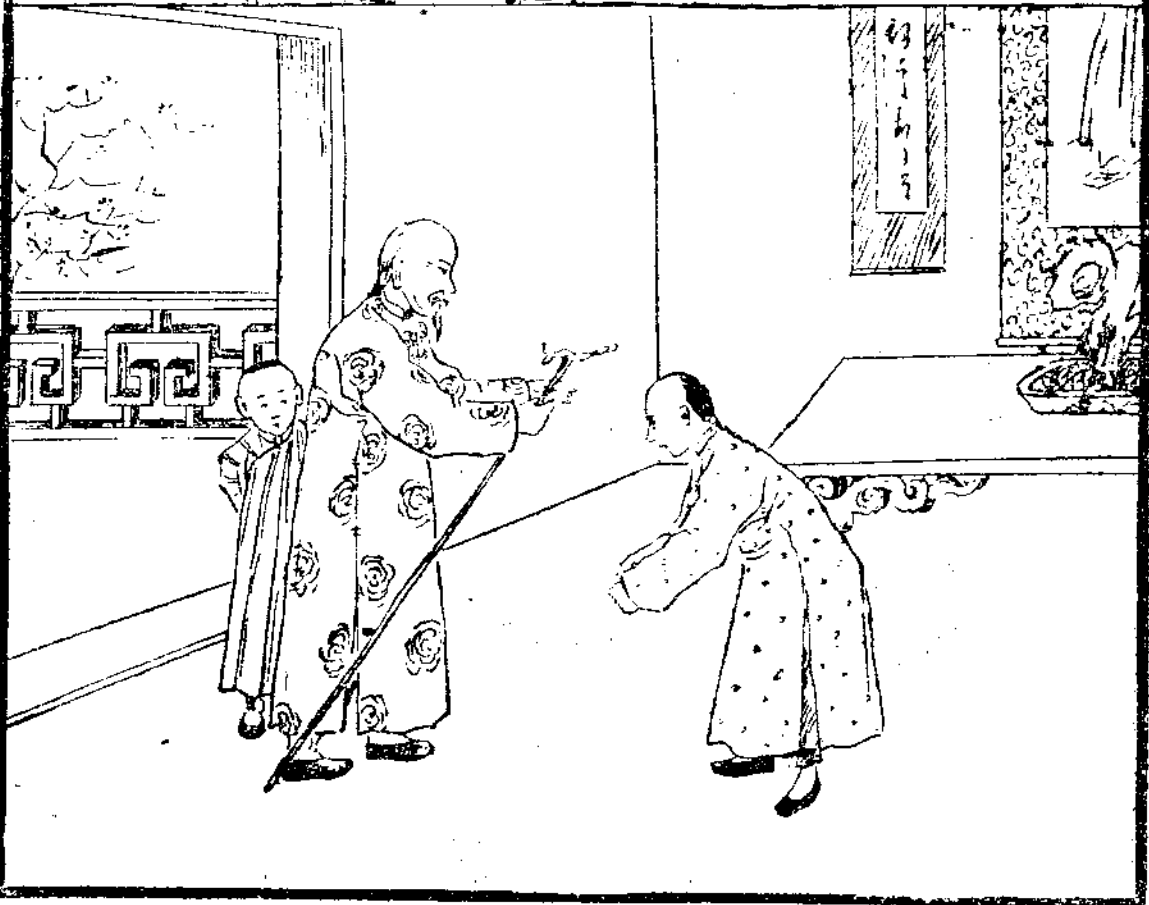
今年的小說界。不幸極了。李涵秋死得沒有幾時。許指嚴的噩耗又傳播了。

指嚴是文壇宿將。擅做掌故小說。南巡秘記。同石達開日記。最是膾炙人口。本雜誌也時常刊載先生的作品。很受讀者歡迎。最近收到『深味廬談』和『紅友』兩篇。都已在上兩期披露。鄙人還在第五十四期『對於讀者的話』一欄裏邊同他開玩笑。豈知過了兩天。竟得到他的噩耗了。唉。人生如朝露。真教人發生無限的感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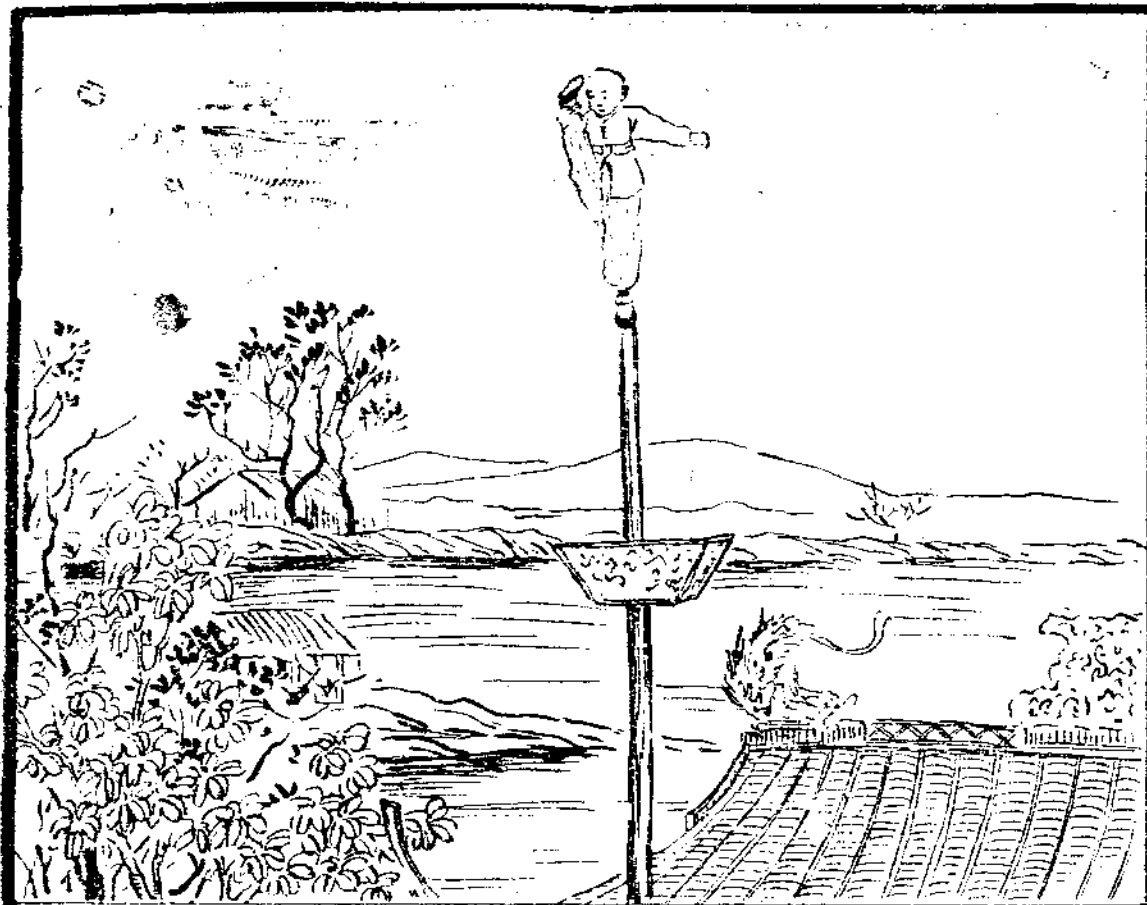
照迷信家說起來。指嚴的死信。早在那篇『深味廬談』裏邊。微感朕兆了。只因我等不留心細察。所以沒有發覺。那談話的第一段。『肚皮一鑿。大甕送其終』兩句。就是他的語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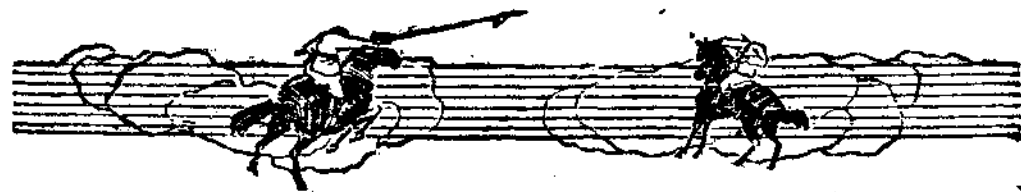
我和指嚴。一向祇是神交。後來因為辦『新聲雜誌』。由天台山農介紹。始得相識。新聲雜誌裏也時常登他的作品。今年三月內。快活林做點將小說的同人。組織了快活聚餐會之後。更每月和他見面一次。六月初八。在倚虹樓聚餐時。他還談笑自若。神氣很足。只是他向我說現在小說的酬資太薄。和耗費的腦血相較。實在得不償失。以後想專致力於賣字了。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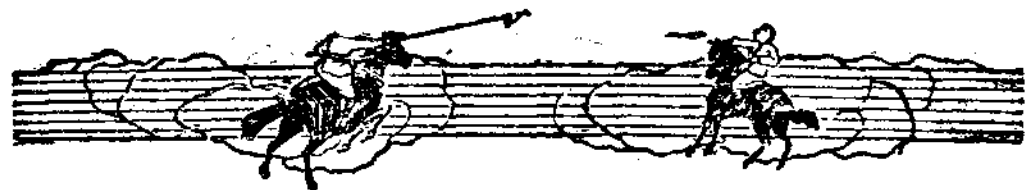


第十八回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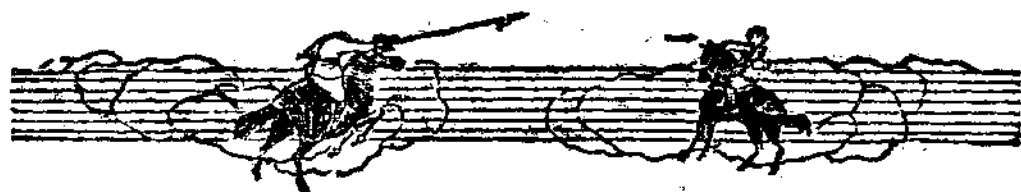




向樂山道。師傅果然回來了。立在殿上。看的就是向樂山。看那和尚的。年紀不過四五十歲的光景。一回頭。看見解清揚。卽大笑說道。好偷魚的賊來了。解清揚臉上一紅。緊走幾步。上前請安。智遠禪師一面扶起。解清揚。一面很注意的望着向樂山。向樂山也上前行禮。說道。久欽老師傅的清德。今日特來叩謁。望賜指教。解清揚對智遠說了向樂山的姓名。來歷。智遠聽了兩眼。祇管把向樂山端詳好半晌。才連連點頭笑道。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得見交爲幸。指教的話太客氣。太不敢當。說着。讓向樂山進方丈裏坐。向樂山因貪看衆小孩練拳脚。立着不動。智遠笑道。所謂兒戲。這類把戲。祇合教他們小孩玩玩。那看得上眼。向樂山看了那些小孩練的拳脚。一個個都老辣異常。穩重的時候。比泰山還穩重。輕捷的時候。比飛鳥還輕捷。覺得自己苦鍊了這們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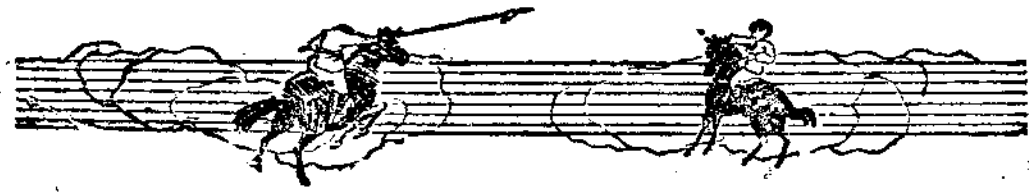
年若專論拳脚工夫。祇怕不見得能比他們。高強多少。口裏不好說。甚麼。心想。拳脚工夫。練到了這些。還說是兒戲。這和尚的本領。就不問可知了。智遠見向樂山看了。出神。便望着解清揚道。既是向居士歡喜。看這類把戲。你也使出些兒來。給他看看。你使出來的。或者比他們中看一點。解清揚有些躊躇。不肯卸衣。向樂山聽得說。比他們中看一點的話。遂向解清揚拱手道。何妨。使我開開眼界呢。解清揚道。大哥。這們高的本領。却來打趣我也罷。橫豎免不了要現醜的。隨脫了身上長袍。笑問智遠道。師傅教徒弟在那裏使呢。智遠用眼向周圍望了一望。指着殿前豎的兩根桅柱道。到那上面去使罷。當心點兒。不要給向居士看了。笑話你不成材。解清揚對向樂山拱了拱手道。我便遵命現醜了。請大哥把眼光放低些。瞧不上眼。不要見笑。向樂山正也拱手答禮。祇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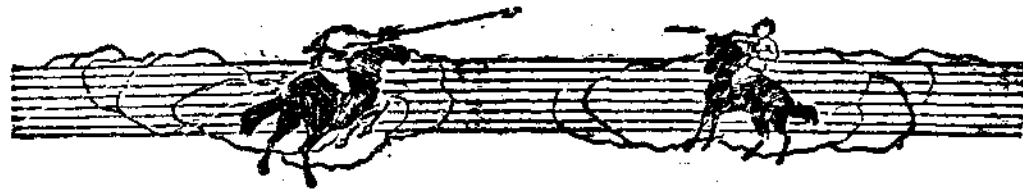
解清揚一蹲身。但覺影兒一閃。便不見了。趕緊回頭看那桅柱。解清揚已使出金雞獨立的架勢。一隻腳立在桅顛上。一隻腳倒豎朝天。貼着耳根向樂山。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好呼聲才畢。解清揚直挺着身體。往前一撲。貼耳根的那腳仍貼着不動。那一撲儼然將要撲下地來。似的嚇得向樂山心裏一跳。思量那桅顛離地。足有五丈多高。地下鋪的麻石。若是撲跌下來。便是銅打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必跌個粉碎。誰知解清揚立在桅顛上的那腳。竟和釘住的一般。身體撲下來。就倒掛在上面。用雙手抱住桅桿。翻身到了斗內。那斗有見方一丈大小。解清揚就在斗上面。使出許多架勢。一瞬間已如飛鳥一般的落到殿上。向樂山口裏不住的叫了不得。解清揚復拱了拱手道。大哥不要見笑。向樂山心想。世間有本領的人真不少。祇怪我的眼界太小。我今日。



既。到。了。這。裏。遇。了。這。種。明。師。益。友。豈。可。再。和。在。嶽。麓。山。一。樣。當。面。錯。過。
還。不。拜。這。和。尙。爲。師。更。待。何。時。呢。心。中。計。算。已。定。正。待。回。身。向。智。遠。下。
拜。智。遠。已。伸。手。挽。住。向。樂。山。的。手。笑。道。請。進。方。丈。裏。談。話。說。時。向。衆。小。
孩。道。你。們。祇。道。我。說。失。了。兩。尾。魚。是。不。會。知。道。的。我。池。裏。共。有。八。百。尾。
魚。於。今。祇。有。七。百。九。十。八。尾。你。們。不。信。且。跟。我。來。數。給。你。們。看。偷。魚。的。
賊。是。解。清。揚。我。也。有。憑。據。給。你。們。看。一。面。說。一。面。挽。了。向。樂。山。的。手。往。
裏。走。解。清。揚。已。穿。好。了。長。袍。和。衆。小。孩。一。同。跟。在。後。面。走。進。一。個。小。小。
的。花。園。智。遠。復。對。向。樂。山。笑。道。我。也。玩。個。把。戲。給。居。士。看。隨。指。着。園。中。
一。個。魚。池。道。這。池。是。我。手。鑿。的。很。費。了。我。不。少。的。精。力。向。樂。山。看。那。魚。
池。有。兩。丈。多。長。一。丈。六。七。尺。寬。滿。池。的。清。水。透。明。見。底。不。過。五。六。尺。深。
淺。許。多。的。金。魚。在。碧。綠。的。水。草。中。穿。來。走。去。煞。是。好。看。十。幾。個。小。孩。都。



立在池邊。那些金魚見慣了人的一些兒不畏懼。祇見智遠拿了一根丈多長的竹篙。在池裏趕魚如趕牛羊似的。口裏喂呀喂的。喂了幾聲。那些魚真像通了靈氣。一尾都不敢亂竄。啣頭接尾的都聚集在一個池角落裏。智遠將竹篙浮在水上。旋做着手勢。旋一二三四的數。智遠口裏報一個數。便見一尾魚從竹篙那邊。躍過竹篙這邊來。數着躍着一尾也不錯。數到七百九十八尾。再往下數。就不見有魚躍過來了。智遠望着解清揚笑道。你還想賴麼。你瞧瞧這些魚。那一尾不是睜開眼。瞧着你的。他們是怪你不應該將他們的同伴偷去呢。向樂山仔細看那些魚。果然沒一尾不是抬着頭。睜着眼。望了解清揚的心裏。越是詫異。越覺得智遠是個神人。祇是不解如何能教化這些魚。都有這般靈性。智遠彎腰拾起竹篙來。教衆小孩散學各歸家去。獨引向樂山解清



揚一人到方丈裏。解清揚叩頭謝了偷魚的罪。智遠哈哈笑道。我這魚不是你能養的。我尙且祇能暫時養着。向樂山聽了。不懂智遠這話怎麼講。也不便問。等解清揚立起來。卽上前跪下說道。弟子終年在外尋師。今幸遇着師傅。千萬求師傅不棄頑劣弟子。願侍奉師傅。一生智遠雙手拉了向樂山起來。笑道。我已說過了。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那裏還用得着我呢。向樂山道。弟子的恩師羅公新。冀已去世好幾月了。實不會更有師傅。智遠搖頭道。居士何用隱瞞。隨用手指着解清揚道。居士將來必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向樂山笑道。若不蒙師傅收容弟子。弟子怎能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呢。智遠笑道。解清揚在我這裏。猶之居士在羅老英雄那裏一般的。是師傅一般的。祇能學些粗淺的工夫。得道自然還有得道的師傅。在那裏。難道居士就把嶽麓山拜的那



位師傅。忘。掉。了。嗎。向。樂。山。一。聽。這。話。心。裏。又。驚。又。喜。連。忙。答。道。年。來。實。未。敢。一。日。忘。懷。不。過。弟。子。當。時。過。於。疏。忽。不。曾。拜。問。他。老。人。家。姓。名。居。處。無。從。訪。求。此。時。老。師。傅。既。提。醒。弟。子。必。然。知。道。他。老。人。家。的。所。在。智。遠。笑。道。居。士。且。暫。在。此。地。多。住。些。時。自。有。師。徒。會。合。的。時。候。此。時。說。也。無。用。解。清。揚。在。旁。聽。了。忽。然。朝。着。智。遠。跪。下。來。道。聽。師。傅。的。語。氣。弟。子。將。來。不。能。長。遠。的。跟。隨。師。傅。弟。子。不。願。意。再。拜。別。人。爲。師。願。侍。奉。師。傅。到。老。總。求。師。傅。不。要。半。途。把。弟。子。丟。了。智。遠。扶。起。解。清。揚。大。笑。道。你。却。爲。甚。麼。要。做。賊。要。偷。我。的。魚。呢。解。清。揚。畢。竟。是。個。小。孩。嚇。得。連。聲。哀。告。道。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智。遠。道。這。時。還。早。且。到。那。時。再。說。向。樂。山。和。解。清。揚。在。玄。妙。觀。住。了。十。多。日。智。遠。每。日。早。晨。在。大。殿。上。看。衆。小。孩。練。拳。脚。衆。小。孩。去。了。便。去。池。邊。看。魚。向。樂。山。雖。不。曾。拜。智。遠。爲。師。却。跟。着。



解清揚也得了不少的益處。這日智遠帶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在池邊看魚。忽見池裏的水如蒸熱了一般。滿水面的熱氣。祇往上冒。八百尾金魚在水裏亂穿亂竄。鬚被熱水燙的。難受似的。二人都覺得很奇怪。祇見智遠也像很着慌的樣子。急忙跑到裏面。托了一個鉢盂出來。鉢盂內盛着白米。智遠抓着米往池裏灑。灑一把米。熱氣便減低幾寸。八百尾魚的穿竄力量也減少了些。停一刻不灑米。熱氣又蒸騰上來了。智遠一面灑米。額頭上的汗珠一面直流下來。不知畢竟是何事故。且俟第十九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解清揚與智遠禪師。又有一副筆墨。與以前諸俠截然不同。一則童憨可愛。一則仙機透逸。宜乎向樂山之悠然神往也。此書事奇人奇文奇。故吾謂作者亦奇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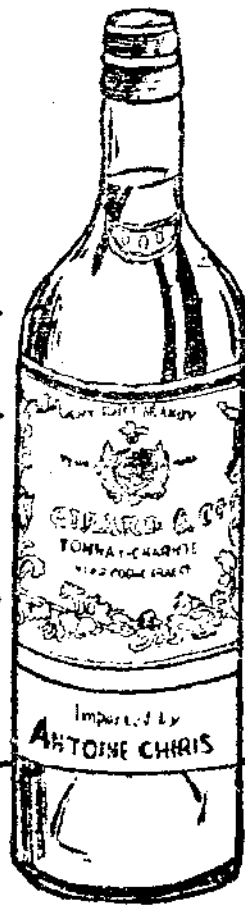
地蘭白 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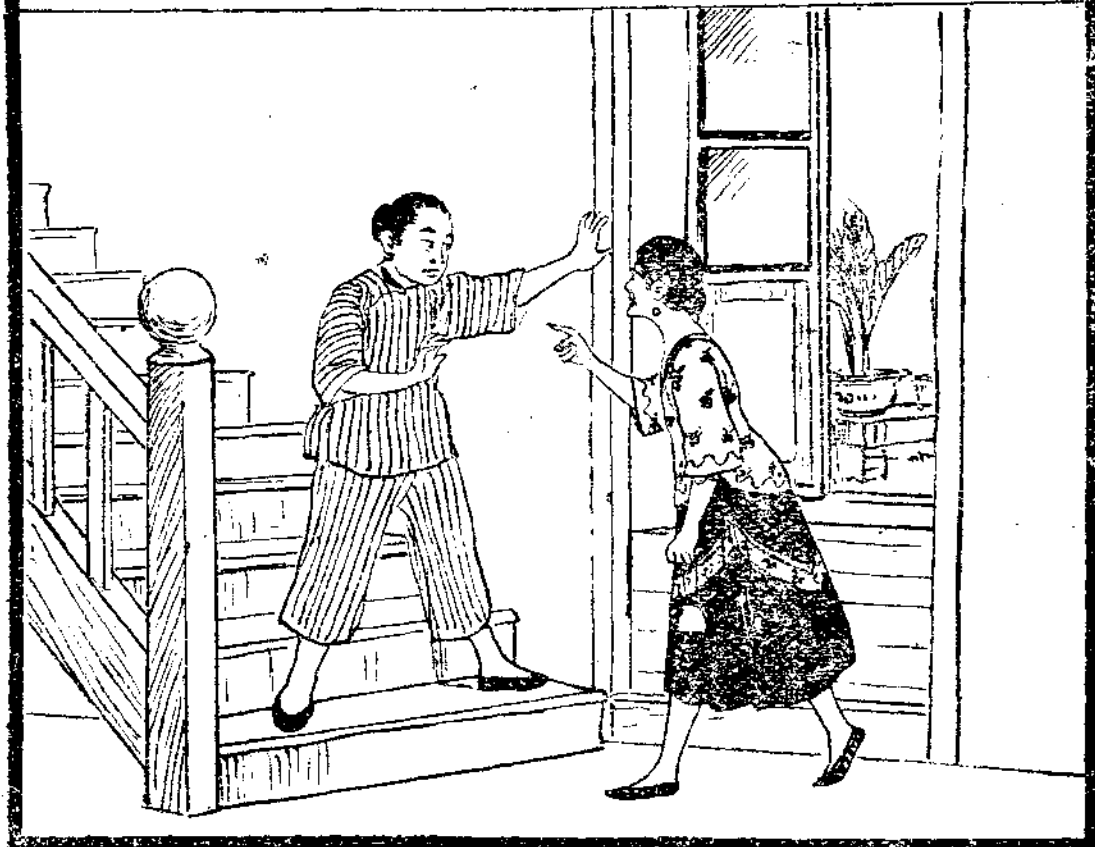
最
衛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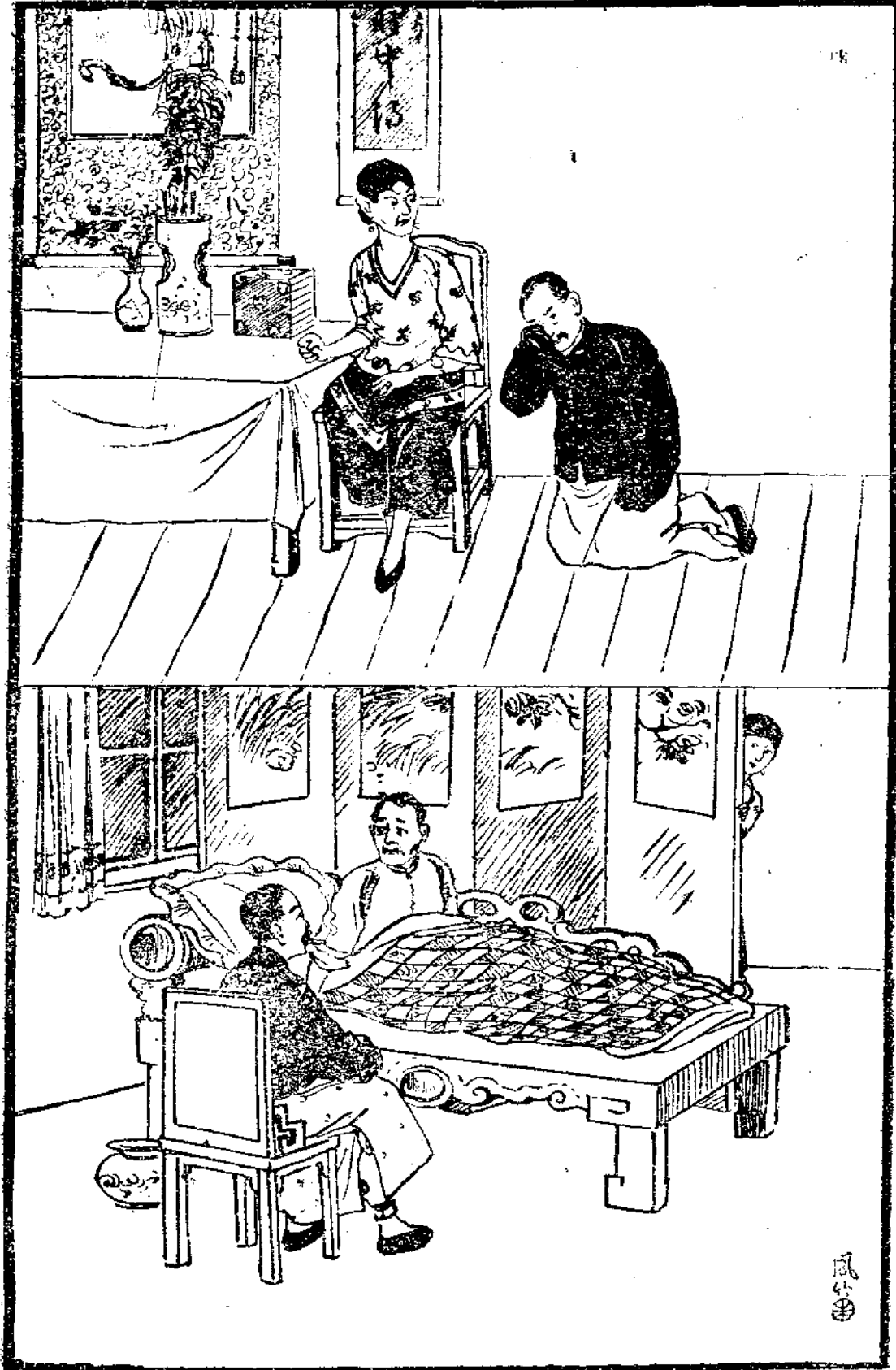
最
美
味

第五十六回

請亂論莫測高深



第五十六回 證人事 應知因果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六回

請乩諭莫測高深

證人事應知因果

話說孔子文在至城壇中。虔心寫了一張家口不寧。請仙指示的字帖。送上供桌。不一會就飛下一張批條。乃是四句似偈非偈。似詩非詩的七言句兒。上寫着。

鏡裏尋花有若無。此中消息總模糊。迷離撲朔渾閒事。顛倒陰陽也不殊。子文看了。可有些兒莫測高深。不解奧妙。想字面上既有鏡裏尋花。陰陽顛倒之說。大約不是好兆。心中頗覺怏怏。問扶乩的知道今天。是太乙道長值日。開仙方的。也就是他。壇下求藥之人甚多。自己不便反覆多問。就誤了別家的病人。只得將這張字條。捻作一團。就當他個疑團。懷在身邊出來。到道德軒吃了碗素麵。究

竟昨兒一夜未得好睡之故。身子頗覺困乏。想不如回家裏打個中覺罷。雖然家老夫子不贊成。宰予晝寢。然而如我輩者。本乃是根朽木。更何期乎雕飾。儘可以隨時隨地。去夢見周公。咧。當下他仍舊雇黃包車回轉公館。見當差的叉手站在大門外。引領似有所待。子文問他看什麼。當差的說。原來老爺回來了。太太命我來找你呢。子文叱道。放屁。太太不是比我早就出去了嗎。當差的回言不錯。後來老爺一出去。太太又回來了。他見老爺不在家中。心中頗爲震怒。當時就逼我們出來找尋老爺。不過老爺走的時候。不會說明何往。當然我們也無處找尋。進去了。恐怕太太看見我們。又要罵我們偷懶。不肯替他辦事。所以只得站在大門口。守老爺回來咧。不過這功勞。請老爺賞了我罷。子文問他什麼功勞。當差的說。請老爺在太太跟前。只算被小人找回來的。別說是自己回來好不好。子文笑罵他該死的狗頭。我一個人。竟給你做傀儡嗎。然而到底被他當了傀儡。當差的搶行。

幾步報到裏面。說太太老爺回來了。這句話在太太方面聽來。彷彿是老爺被他尋回來的。然而照老爺的心理聽時。就算他自己回公館的也未爲不可呢。不過老爺肚中還有大大的心事。沒工夫研究他這一句話中的含蓄罷咧。皆因子文一聽當差的告訴說。太太怎樣着急的找他。就曉得內中大有不妙。兼之太太回來。自己又不在家中。擅離職守。這罪也狠不小了。所以他沒見太太的面。先已戰戰兢兢。抱着臨深履薄之念。當差的說什麼話。他那有心思細聽。太太也在盛怒之下。一見丈夫回來。就喝問你大清早起。往那裏去的。子文因昨晚已晝過供招。不敢再提壇裏兩字。只能將吃點心回答他。太太聽了。就說好得很。你大約今天實行搬出去讓我了。是不是。不然。家裏不是無人。你爲何吃點心偏要出門去吃。從此一言爲定。不許翻悔。我不讓你。你自己讓我就得了。子文聞言大驚。說我並沒這個意思。你休得咬我。實爲今兒早起。家裏沒買吃粥菜的緣故。所以我纔出

去吃點心的。太太說住了。誰告訴你沒買吃粥小菜的。子文說是娘姨。太太馬上喚娘姨進來。問他可是今兒早起。老爺問你吃粥小菜。你回答沒買嗎。娘姨說。沒有這句話。老爺並不曾問過我什麼。太太一走。他也馬上出去了。子文在旁邊聽他一句句說時。不由汗流滿面。急得無地自容。他本因太太盤問急了。方將娘姨來推託的。料不到他當場出彩。真個叫娘姨來面質。謊話戳穿。還是主人卸責於娘姨的事。這個台教他怎樣坍得下。然而太太還一點不留他面子。問完了娘姨。又對子文說。你講罷。吃粥菜沒有買。究竟是那一個娘姨告訴你的。或者是你眼睛花了。錯看了別人家娘姨的魂靈。還當作自家娘姨呢。加上這兩句話。子文更覺得置身無地。理曲辭窮。無可置答。祇能重打他當初做官時候。見上司聽訓的老文章。低着頭兒。垂手旁立。眼觀鼻。鼻觀心。心觀足尖兒。站在地下一點也不敢移動。其時太太因子文竟敢當面掉他槍花。所以怒氣平添。難以遏止。拍案厲聲。

道。你好看。不出。你滿。面孔。仁義。道德。一肚子。刁鑽。古怪。膽敢。鬼話。連篇。掉我的。鎗。花。現在。我也不同。你多說。多話。既然。你有能。爲。可以。外間。去。吃點心。想必。也有。自立。的手段。我也。可以放心。丟你。得。下了。請問。你究竟。幾時。可以。搬。出去。子文。一聞。此言。急得。幾乎。要哭。連連。哀告。說。太太。息怒。我實。爲。你。走了。出去。一個。人在家。吃。粥。沒有。情趣。因此。纔。出。外。去。散。散。心。吃。碗。點心。萬。不敢。掉。你。鎗。花。也。不知道。你。一。出去。馬上。就。回。來的。早。知。如此。我。也。不敢。出。去了。至於。吃。粥。小菜。有。沒有。雖然。沒。問。過。娘。姨。但是。你。太太。出。去。之後。就。使。有。小。菜。他們。也。不肯。端。整。給。我。吃的。所以。我。意料。以。爲。沒。有。小。菜。了。就。爲。這。個。緣。故。那。個。膽。包。了。身子。敢。在。太太。面。前。說。鬼。話。呢。太太。怒。仍。不。息。說。你。推。三。推。四。還。講。不。是。鬼。話。既然。不。對。我。講。實。話。就是。賄。我。不。起。做。夫。妻。還。有。什。麼。趣。味。我。昨。兒。已。有。話。向。你。說。過。了。你。不。該。今。天。再。將。我。打。擊。這。一。下。子。事。到。於。今。閑。話。也。不。必。多。說。既然。你。對。我。存。着。心。我們。倆。休。得。再。

勉強下去罷。敷衍了眼前。後來也一定沒有好結果的。還不如爽爽快。彼此搬開了的乾淨。倘你不願意丟開家裏的話。我仍舊可以一個人搬出去。讓你的省得你住慣了這裏。出去有種種不便之處。還是我讓你罷。子文見他太太意思這般堅決。實在言乾語盡。無可以再勸了。然而要教他丟開這位太太。可是死也不願意的。好在此時娘姨已走。這間屋裏並無外人。他也落得膝下用點兒工夫。行一個矮人國禮。求太太息怒。收回這搬開居住的成命。並且免不得說幾句悲苦可憐的言語。因爲孔老夫子是場面上人。逢集逢會。常有他的足跡。此番委曲求全。實乃是不得已而爲之。况他還諱莫如深。不肯人前洩露。做書的也祇可存一點兒忠厚之心。不替他暴揚醜態。恕我不能在閱者面前宣布了。當下孔太太被子文一場苦苦哀求。居然回心轉意過來。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爲太太昨兒的主意。打得很堅。就是今天早起。子文對他講話。他有心不作理會。也是預備

翻臉起來。容易決裂。不致顧着見面之情的意思。豈料出去了一番回來之後。定盤心頓時轉移。起初的挺硬。也不過是假裝場面。掩蓋昨兒的痕跡罷了。此時得丈夫一勸。百煉鋼頓時化作繞指柔。內中當然另有一段隱情。免不得又要做書的代爲交代理。原來今天早上。孔太太出去。他倒是一片熱心。預備去告訴小老二。自己已和他老爺決裂。不日就要搬過來和他同住。真姊妹勝似假夫妻。彼此共一生一世了。不意小老二同他要好。實乃是一派假意。也和時下一班所謂拆白黨者。哄騙婦女。一般手段。他們的宗旨。無非爲着金錢。別無一毫情義。所以相與女朋友也。抱着個擇肥而噬的主義。不從姿首上着想。故而孔太太年事已高。小老二猶與他相好。也無非爲着每月幾百元開消起見。真個要教他祇軋一個朋友。這是決決做不到的事。因爲當初大阿英算得吃用開消。全都爲小老二担承了下來。講到人品風頭。也何止比孔太太高出百倍。尙且不能令小老二鞠躬。

盡瘁。以事一人。後來仍舊爲着他牽枝接葉。鬧翻了臉。此刻豈是孔太太一個人之力所能收伏得他住的呢。當孔太太回公館的時候。他那裏當然另有別個人在彼留戀。不過不讓孔太太見面。也是賄着銅錢份上。過過他的場罷了。不料孔太太却還直心直肚腸。以爲小老二當真同他好。清早出來。預備上小老二那裏報喜信。何期敲門進去。娘姨面色慌張。先回頭說。二小姐出去了。孔太太還不知他掉着鎗花。說既然出去了。我就等他回來罷。言時撩裙便欲上樓。娘姨見了大窘。慌忙攔身阻其去路。叫他太太樓下請坐。讓我上去看看。也許他還沒有出去。睡着在樓上呢。這兩句一翻一覆的話。即使孔太太是個沒有腦子的人。光景也要聽出來了。何況他還有點兒資格。所以一聞此言。頓時就變了面色。無奈這裏究竟是小老二借的房子。開消雖由他暗貼。然而這主人翁的名目。却輪他不着。若使是他自己借的房屋。照此情形。儘可以衝上去看看個究竟。此刻恐怕喧賓奪

主名義不當。翻起臉來。不免受虧。盛怒之下。也不再等。娘姨上樓去看小老二。在家不在家了。就此憤憤出來。雇車自回公館。一腔熱心腸。頓時凍得冰也似冷。坐在黃包車上。越想越恨。小老二無良。照適間的情形看來。分明另有個什麼人在那裏。不過沒曉得是男是女罷了。若然祇有小老二一個人在家裏。或者當真走了出去。那娘姨何致恐慌到這般地步。不。放我上樓。就是個大大疑竇。想他如此。沒有恆心。焉能再同他共一輩子。幸虧昨夜沒和丈夫真個割席。不然一方面出來了。他這裏又是如此模樣。不但氣殺。就怨也要怨殺呢。難得他此刻竟回心轉意過來。本預備一回家就和子文言歸於好的。偏偏孔老夫子不爭氣。太太回來時候。他剛值出去了。所以又惹太太生了氣。以致有適間的一場餘波。幸虧孔老爺能屈能伸。居然勸得他太太怒氣全消。但暗下若無小老二家這一場把戲的助力。恐怕孔老先生就使跪一輩子。也未必能令他太太心回意轉哩。不過經過

這一場打擊之後。孔家夫婦的愛情。雖然提高了一點。無如孔太太究竟花苗慣了。那裏能守得住一個齷齪老頭子度日。當然仍不能忘情於小老二方面。在氣惱頭上。固然有好幾天沒去。後來怒氣略解。又不免上他那裏探望了一兩次。見面時候。小老二已知他動怒的緣故。預先早有準備。自有一種花言巧語。哄騙得孔太太怨恨俱無。不過究竟有點兒相信他不住。所以將離開丈夫。和他同住的心腸。從此消滅無形。不過每個月裏的冤枉錢。仍不免要他破費幾番。免不得又是孔老夫子晦氣罷了。這是後話。表過休題。且講孔公館鬧風潮的時候。張公館裏也和他一般的不安。大小姐因父母已答應給他十萬塊錢。別尋配耦。這固然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戰蹟。無如望梅止不得渴。畫餅充不得飢。爹娘所答應的。不過是一句空言。張大小姐平時在家。雖不是沒有錢用。但從老太太手中拿三百五百。實在的週折太多。一票完了。再向他要第二票時。不免要盤問前一批的用

度。倘然老太太以爲浪費太甚。又不免要聽他老人家的埋怨。倘能錢在自己手內。予取予求。不受牽制。豈不更爲便利。大小姐不存這條心。倒也罷了。一存這條心。就覺刻不容緩。恨不得馬上就將這筆錢。拿來與他自己掌管。又知道父親不日就要回北京銷假去的。他一走這件事又要擱起來。永無解決的日子。所以格外的要趁父親動身以前。向他要這十萬元款子到手。故而天天門不出戶不出。看住他父母。要這十萬現洋。上達夫婦被他逼得走頭無路。因爲上達家私雖有幾十萬。但世間決沒這般癡人。把數十萬現銀子藏在家內的。有錢也大都買着股票。放着押款。存着長期。置着產業。一時要他提出這十萬塊現洋來。倒也是樁很不容易之事。所以女兒逼他。他竟無法可施。然而大小姐還以爲爹爹要賴他的呢。因此一方面沒有一方面也格外逼緊。起初還客客氣氣的談判。後來竟尋死作活。硬要這一筆錢。說倘使十萬沒有。先給五萬現款。再寫五萬元一張借票。

倒也可以使得的。上達一聽他這句話。氣得一口氣幾乎回不轉來。說罷了罷了。我爲父給你的錢。還要出立借據與你。真乃是千古未有的奇談。情理上講不過的怪話。不料我張氏門中色色俱全。也算得我祖宗的積德了。但大小姐却另有他的一番情理。說並非我做女兒的逼你父親寫借據。實爲手續上有不得不如此者。假如父親分家私給我。當然沒別個人可以反對的。但也要馬上給我現銀子。不然只怕口說無憑。此言也不是專指父親有翻悔的意思。常言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女兒決不敢咒父親有什麼三長兩短。但是萬一竟有了三長兩短。我家又沒哥哥弟弟可以接替宗祀。免不得要由族中派人出來承祀。現在世界上的人。還講什麼義氣。看見了銀子。誰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的。他們說起來。女長外姓。家私當然無份可言。親骨肉反不能染指。倒讓他們野種來做主人。到那時候。無論你爹爹今天答應我千百次不少分毫。他們說起來。終究是口說

無憑。給不給要由他們作主呢。請問你爹爹。難道不願意多寫幾行字。却願意我做女兒的將來受別人欺侮嗎。上達聽了。氣得回話不出。還不知受他女兒駁倒了。無言可以回答的原故。半晌始對他太太說。你聽你聽。他現在巴不得我早死哩。太太反幫着他女兒說。這個他倒並無此意。你聽他不是口口聲聲說不敢咒你爹爹嗎。不過他也是忒殺過慮了一點。然而世界上的事。那裏能夠料得定呢。萬一竟到了那時候。我母女三個。豈不苦殺。所以這件事不經大小姐提起。倒也罷了。有他一提。我也很有點兒懼怕起來。你又一個人住在京裏。倘有不測。趕上京也措手不及。這個如何了得。我也想趁你現今在上海的時候。預先做好張遺囑。將家私分派個清楚。存在律師那裏。寧可備而不用。免得臨渴掘井。反爲不美。你道是不是。上達聽他母女兩個。竟是一鼻孔出氣。這個氣惱可就大了。當時沒有給他們回音。憤憤出來。跑了幾處朋友。倒有十之五六。和他犯着同病的。孔

子文這邊丟開不說。還有蔣兆熊太史。因爲公子不聽教訓。薄責了幾下。却被他太太出場護短。老夫妻兩個。剛淘罷氣。看見上達來了。憤不擇言。就告訴他如此這般。上達倒不便將自己家中的情形。講給他聽。但口內不言。心中暗想。你也不必生氣了。這裏還有個與你同病相憐的區區呢。後來又到章夢周先生公館裏。答拜他那天枉顧之情。恰值夢周身子略有不爽。睡在樓上。上達上去看他之時。彷彿見屏風後面。有個雪白的臉龐兒。伸伸縮縮。不住向他張望。上達看雖看不分明。心裏却頗納罕。想這人的舉止。倒也奇怪。若是大家內眷。就不該探首窺客。卽此情形。可見其人必係小戶人家出身的了。但不知是夢周什麼樣人。估量他年紀。不過二十左右。若非他兒子媳婦。一定是他姨太太。可怪夢周處處講架子。爲什麼家裏却弄了這個不懂規矩的人。在旁伺奉。被人傳講出去。豈不難聽。問及夢周的病情。說是痰中帶血。上達更吃了一驚。於是也恍然大悟。曉得屏風後

面的女子。必係夢周的姨太太無疑了。他就想爲人在世。妻妾子女都是幾口。殺人利刃。倒是中下之家。還有些能倡隨盡樂的夫妻。承歡奉養的子女。至若富貴人家。誰不感受家庭痛苦。大約是天公的報應。爲着他們別處過份適意了。所以令他們自身的妻女。替天行道。給一點兒警戒之意。不然好的處處好。苦的處處苦。世界上還有什麼公道呢。想到這裏。自己倒也樂天知命。當下勸夢周保重身體。好生將養。客套幾句出來。門口碰見顧師爺。原來也是舊相識。就請上達到他的賬房間裏坐一會兒。上達打聽他。說我適間在你東翁房間中。看見屏風背後。有個年輕女子。不知是誰。顧師爺聽了。微笑不言。上達大疑。再三盤問。顧師爺四顧無人。方敢告訴他實話。原來其人非別。就是夢周母喪中。在常熟納的新寵梅姑娘呢。上達原不曉得這件事。聽了不由暗嘆人倫之變。表面上那能看得其人的心腸。則此公致病之道。未嘗不是自取其咎呢。出來又拜會了幾處朋友。方

回自己公館。其時大小姐已和老太太接洽好了。娘兒兩個雙方同進。要求上達。寫遺囑分產業。不知上達答應不答應。且待下回分解。

世界書局

育德會消息

會址 九畝地永慶里

該會創辦已二月現正徐圖進行新劇部由周鳴岡君主任聘請許志豪君爲指揮許君在新劇界多年經驗宏富現已排演數齣成績頗佳約三個月後可以化裝扮演云又該會定於本月二十日起舉行徵求大會凡贊同該會宗旨經會員介紹者即可入會云

大學校畢業之學士

及案牘勞形之輩最易患大便秘結及肝經失調之疾探其病源乃是用腦力過度或用功時間太久缺乏戶外運動有以致之也此輩對於紅色清導丸當

伊曾

服用紅色清導丸也



珍重視之蓋其功力具微利平肝潤腸之妙用治大便秘結有天然之奇功能使腸胃有序調和胆汁能去肝火治疾病頭痛并免痔瘡痛苦也

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學士陳君希陶先生現寓北四川路一千九百七十二號門牌其來函云數年前鄙人曾患大便秘結深恐因而身體衰弱聞紅色清導丸之功效即為試服之不料服後功效立見大便秘結之症從此全愈不再復發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純粹
調味
精粉
國貨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菜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家

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四角特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
敦 貽里內本公司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
南貨茶食號

大純素精公司啟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州 長沙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紅屋

印刷者
 上海 北虬江路

發行所
 上海 北虬江路

編輯主任
 嚴濟鵬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出 品 無 憂

有 經 售 機 關

本公司地點適中信用卓著近來信託事業日見發達成績極佳又肯代用腦筋苦心計劃故本外埠各商家之委托買賣者愈見其多茲為普及起見均請大家注意

- (一) 寶號有出品無機關者請來
- (二) 寶號欲推廣生意請來
- (三) 寶號欲計劃營業請來
- (四) 寶號欲推銷存貨請來
- (五) 接洽 本埠面談外埠通信

上海 四馬路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 總公司信託部啓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